



熊猫战纪

中行都御神君 著



- 第1章：斥候
- 第2章：三十步
- 第3章：白衣星际地主
- 第4章：胜算
- 第5章：光
- 第6章：两个小钱儿
- 第7章：
- 第8章：
- 第9章：
- 第10章：

第1章：斥候

左传曰：纳斥候，禁侵掠。

闷冷，

鼻子有些发酸，这里的温度，不高，透着突然的冷，我很不习惯，寒风有点刺骨。

氧气浓度变得很低，呼吸，费力，冷风，灌进肺里，我控制着呼吸，一吸更比一吸冷，脸，有些发木，耳朵尤其凉。

寒冷，让人激灵。

白色的霜，

覆盖进雾里，淡淡的雾似乎想要变浓，看不清远方，一颗歪歪扭扭的枯树，若隐若现，透着沉寂，寒冷，和诡异。

地皮痂，摠住了道旁的枯草，霜和雾，笼罩着这片野地。看不清远方，看不见朝阳，不知道是哪。

我逃出来了。

我盯着自己的双手，还在。

左手，攥着一根筷子，榆木，做的筷子，庙里供的那一双，我不敢信，却不能不信，筷子，很旧，很硬，透着淡淡的青光，青色，总是很抓眼，和那对小龙角发的光，是一样的颜色，剧烈的头疼，比寒冷还冷，我还记得他，记忆，并没有完全被清除，或许只是被清除后的残余，我不知道，我还记得他，他很可爱，刚刚学会走路，还在学筷子。

神龙族人的古庙里，供着一双筷子，我带着他去附近摘野果，打打牙祭，改善一下伙食，破败的古庙里冒出了青光，我抱起他跑了。没想到，监门府盯上了我们。

突然，我也记得她，

总是记起她的好，我不清楚她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，我不清楚，我是真的，还是假的。

我记起了那艘星际飞船，小螺丝钉号，我们从天王星舰队，绕过双壁垒，偷偷逃到地球，藏在神座。之后的记忆，已经极为模糊，一定发生了什么，我想要仔细回想，重构的躯体或许已经恢复，筷子，淡淡的青光，吸引了我。

这是一根，筷子。

墨零，我突然记起……我要去救她，五色次神最后的线索断了，黑猎手们抓住了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是怎么逃出来的，怎么来的地球，我想要回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细节。

我仔细盯着，筷子，颤栗，我努力集中精神，想必是一颗老榆树，树根最中间那段木头，很压手，这是我唯一的武器，没想到，竟然真的可以……穿透时间。

我很害怕。

我急忙检查周身，都还在。

简陋陈旧的苦力囚服，黑色的，紧趁利落，没有兜，左臂，绑着一枚残破的古老臂章，金属的臂章，这是我在盘古大陆南端，炎赤领血风林捡到的，这里一定不是血风林，这里冷，也没有森林，金属臂章，是八五二的臂章，撞星臂章。

我隐约想起，巨蛇族的舰队，在宇宙里扩张，路过银河系，筛选行星……巨大的蛇王舰带着陨石团，撞击地球，登陆，双壁垒，战争……

我的头很疼，

记忆模糊，似乎心里明明知道，也能想起来，但很疼，我的手，不听使唤，我想捂住头，我的手，却攥着一根筷子，不动，我猛然发现，我光着脚，站在破旧的路中间，这是一条荒地里的土路，却很平坦，土很硬，定然是，长时间踩出来的。

很凉，脚心，很凉，

我的左脚，脚掌踩着一小片枯草，白色的霜，更凉，略有些扎脚，两根枯草从脚趾间伸着，我想要挪开，我的脚不能动，我的腿不能动。

我突然发现，我动不了。

我就站在这里，初冬的野道，寒冷的雾里。

这里是哪？

我的脖子可以动，我低头查看自己。囚服破烂不堪，防不住冷，寒气沁着我。

无数破痕，无数血迹，我想，可能是我的血，我还是逃出来了，我再次逃了，我总是可以从死地逃生，

这是我最擅长的事。她可能会很生气。

我竟然记得，她生气的时候就会打孩子，小龙神，就会哭，然后就会有青色的闪电，青色的闪电，我最害怕的，就是青色的闪电，真的很疼，超过一切酷刑。

我再次记起了她，蛇无该。

她把小龙神，卖给了熊猫族人火锤，竟然是为了得到一双筷子，古庙里的那双筷子，我手里拿的这根，还有另外一根。我突然记起这件事，她疯了，说控制时间就控制一切，说要报复我，说会抢回小龙神，问题不大，说……

我的记忆再次模糊，头很疼，这是巨蛇族人的科技，记忆清除，可怕的黑猎手们，用尽酷刑折磨我，用我做诱饵，诱杀那些来救我的人。

眼泪突然掉落，愤怒包裹着我。

很多人在追杀我，

我的敌人，越来越多，救我的人，越来越少。

可怕的敌人，银河之内，银河之外，地球之内，地球之外，猎神会，蛇子行，机器人义军，星牧们，五色次神，黑暗星盟，光明星盟，蛇源，监门府，蚩壶，火锤，飞猫浓，竹洵，熊猫军团，无显，沌沌，墨狩，中洲九侯，翼龙骑兵，天渊城，无数人，无数人要追杀我，越来越多。

蛇无该，

竟然把我的行踪，作价五两白银，多次卖给我的敌人们，薄利多销。可怕的女人，可怕的军户，我一直没有发现。

我几乎忘了，她，也是一个星牧，我，是血若，她本来就是来暗杀我的，她的太爷，查到了我，让她做棋子，实施了计划。

我的左手，轻轻的颤抖着，能动了。

我逃出来了，一切都在变好，这就是希望。

我死死攥着筷子，青色的光，变得微弱。

一根筷子，穿透了时间，我从陷阱里逃了，这里是哪，我理解不了，但我必须逃命。

熊猫族人，

火锤，是一个熊猫族人，来自未来，看起来一脸憨厚，完全不像坏人，异常，地球发生了很多异常，舰队，银河系，可能还有更多，我不太清楚这些时间上的异常，是怎么回事。我隐约觉得，可能和我有关，我是……

我是……我叫若，我是，我是一个神。

有一座城，突然出现在神龙上微，还有一座城，突然消失了，熊猫族人的城市，青竹里，突然出现在剑直水道以北七十里，一座古朴的城市，突然就出现了，里面大约有十五万人，十五万熊猫族人。

神龙族人的大军，围攻那里，小螺丝钉号，迫降在神龙族人的大营里，我们成了神龙都招讨寻宗怡的俘虏，和剑直水道的盗贼，农户，客商，熊猫族的俘虏们，一并解往神座，在半路，遇到乱兵，四散逃了。

火锤，帮了我们，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熊猫族人，他竟然，在异常之前，就来到微龙王朝，后来他竟然加入了监门府，蚩壶，也在其中，没想到无显救回了他，显然机器人义军，无序星人，熊猫军团，已经和监门府勾结在一起，我的敌人，抱团儿了，我，寒冷，让我脸发木，无法思考。

难道……舰队对地球的气候改造加速了，才会这么冷，这里的野草，气候完全不同于微龙王朝，这里是地球，火锤说过，只有两根筷子一起戳，才会出现在其他星域。

我很震惊，比筷子更让我震惊的是，熊猫族人的智慧和学习能力，火锤，竟然已经具备星系思维，远远超过神龙族人和恐龙族，甚至超过了巨蛇舰队上的很多人。

监门府，

我记起来了，监门府，是神龙王的爪牙，在大撞击之后，巨蛇舰队先锋团内乱，义主蛇锦控制了星核，随后袭击了登陆舰群，给微龙王朝争取了时间，神龙族和十七恐龙族紧急扩充军备，监门府大规模扩张，已经仅次于釜台，他们也站在了我的对立面，成为我的敌人，却是因为小龙神，我的义子，我总是不知不觉就四面树敌，这是蛇无该对我的评价。

蛇无该，

我又记起了她，总是记起她。

突然，薄雾变得亮了，接着大量裂痕凭空出现在四周，光芒从裂痕钻出来，大地微微颤动，我正待细

瞧，一道猛烈白光打中了我的双眼，登时一片白。

麻德！又吃一个教训！

我闭着眼，依然一片白，我用筷子猛的乱戳。

我的敌人，来了，竟然也穿透了时间。莫非……他们得到了另一根筷子。

“神若！你跑的可真快！！踏马的！！一溜烟儿就没了！”

“无该！为什么！为什么！！”我闭着眼怒道。

“喂鹅！喂什么！你说为什么！！”

我闭着眼，拼命支棱着耳朵，麻德，耳朵冻的疼，这个天气，影响我听声辩位，白茫茫蒙着我，我的视力还没恢复，这是白光弹，通常舰队驱散下层苦力时候，先放这种白光弹，至少十分钟，至少十分钟，才能看见东西，恢复视力，白，熟悉的痛苦的白，我死死闭着眼，完全没用，都是白。

“为什么背叛我！为什么！！我爱着你！你卖了我！！”我戒备着怒道。

“爱我！我信你个鬼！！我真心实意对你……你把我当墨零，我必须弄死你！”蛇无该嚷道。

墨零！熟悉的名字，特别熟悉，我隐约记得我必须去救她，五色次神抓走了她，为什么要救她呢，我努力回想着，模糊里透着疼，我仔细回忆墨零的相貌，疼的更厉害，就像核桃，被夹住，离着裂开，就差一啄。

墨零，应该是一个女人。我戒备着，不对，蛇无该，我是怎么认识她的？奇怪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死死攥着筷子，戒备着，对了，她太爷让她暗杀我，我是血若，专杀星牧，星牧们是我的死敌，他们也抓我，要干掉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死敌？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仇，所有的回忆，都很难联系在一起，我不清楚原因。可怕的记忆清除，我记得舰队机器人，超级智能锁，可以清除机器人智能核的一切记忆，可是我并不是机器人，我急忙用手掐着自己的脖子，会疼，我不是机器人，我是神若。

蛇无该，

正在大骂我，语言之粗鄙，用词之凶恶，简直不堪入耳。我怒了，真的听不下去，她一定非常恨我，却不急于近前攻杀，我攥紧筷子，戒备着，我看不见，不敢大意。

我很想和她对喷，但我实在是面皮太薄，再者我对这一类语言的掌控能力不大行。骂人，毕竟是宇宙间最下级的冲突模式，语言成本低，却可以让对方炸营蹦起，气个半死。

我忍着，气的炸上炸，我插不上话，我几次试图打断她，只是徒劳，我捂着一只耳朵，攥着筷子戒备，奇怪！我的听力竟然如此清晰，每一个脏字，送入我心间，听的真切。我的听力……我记起来了，就是蛇无该用磁环枪打了我，我没死，耳朵的听力上了一个台阶，新仇旧恨，再次点燃了我。

“你必嘴！先不要骂！！小龙神救回来没有！！”我猛然怒道。

她一愣，不出声了，

沉默点染开，我戒备着，听着，没动静。

哇！一声，她嚎啕大哭，

接着骂我，一边哭一边骂，一边骂一边哭。

我怒了。

突然，我记起一件事。

五色该，左筷子团，右筷子团，机器人环有真，环有情，环有命，都是一伙的，我终于把他们连接起来了，一切的阴谋都通了，我恨，我不愿意相信，但右筷子团的大筷说漏了嘴。

蛇无该，

竟然跟五色次神联手，开发出可怕的机器人，五色该。

青无该，红无该，黄无该，黑无该，白无该。

他们的口号竟然是：我踏马的该你的啊，弄死神若！

我想她可能真的恨我，不过我还是逃出来了，从碎魂谷，从一个又一个陷坑中，逃了出来，我总是上她的当，总是很难真正看清她对我的恨。

他依然在哭着骂我，打断我的记忆和思考。

她利用星牧们的阴谋，联合机械星盟，对，机械星盟的人竟然也尾随巨蛇舰队来到银河系，并且摧毁了借良星，她们创造了三个高能刺客机器人，专业定做的终极猎杀型，环有真，环有情，环有命，一个比一个恐怖，一个比一个凶狠。

我想，她可能真的恨我。

小龙神，

也恨我，自古儿子随妈，被带坏了，他的神龙族追随者们，建立了三个军团，左筷子团，右筷子团和捉若营，跟蛇无该也是一伙的。

他们可能已经发现，是我偷了筷子。

一根筷子，戳透时间。

我以为火锤在开玩笑，竟然是真的。

视力渐渐恢复了，我急忙看去，不远处，蛇无该正站在前方，大哭着骂我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是等身全息虚拟影像。

我看着她，费力的抬起脚，往前走，冰凉，坚硬的土路，透着霜冷，她大哭着，骂着，大量干扰线，错乱，我发现她并没有正对着我。

我脚心一疼，忙低头看去，抬起脚，一个蒺藜，扎进脚心，我费力的抬起左脚，小心的拔下来，扔到一旁，疼冷疼冷的。我忍着，调整。正要继续走过去。

突然，马蹄声隐隐传来，夹杂着铃铛声。

有人！

我忙仔细望去，在蛇无该的背后，野道远处，淡淡的雾里，一个黑影正极速冲来。

骑兵！

“无该！快躲开！”我本能的喊到。

蛇无该忙跳向一旁，接着哭骂，她竟然向着另一个方向，我气得笑了，她看不见我，毕竟穿透了时间，是盲骂，我气得摇头。攥紧了筷子，戒备着。

“驾！驾！快滚！快滚！！”

一骑快马，穿破薄雾，飞驰而来，马背上的人，身上沾着白霜，是个中年人，透着干练和恐惧。正发喊。

是熊猫族语！

寒冷，让我迟钝，没有星际翻译器，我不会讲熊猫族语，之所以能听懂，完全是因为我见过熊猫族人。咣！

一鞭子猛的抽在我的左肩，火辣辣剧痛，囚服破裂，皮肉绽开，血迎着寒风渗出，瞬间变成血口。

快马嗖的远去，蛇无该依然对着空气哭骂着。

震惊，疑惑，暴怒，我圆睁双眼，猛的回身，本能的甩手，筷子飞了出去，就像飞镖。

啊！一声惨叫，熊猫族人从马上坠落，一头栽在道旁，砸在霜上，痛苦的扭动哀嚎，筷子，插进他的后背，没入一半。

我愤怒的走着，愤怒的回想着熊猫族的词语。

“为什么打我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快滚！要冲阵了！！命！快逃命！”熊猫族人大喊着，他的眼中带着恐惧。

冲阵，麻德！战场，这里是战场！诡异，怪不的我感到诡异，他是探马。

“无该！！”我本能的大喊着，转身向着无该的虚拟影像跑去，我顾不得寒冷，顾不得蒺藜，拼命跑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意她，可能，我真的爱她。

我伸着手猛跑“无该！危险！！”

“神若！小龙神被中行子穿抓走了！怎么办！！”蛇无该朝着另一个方向，对着空气哭道。

“危险！！”

我大喊着狂奔，她的虚拟影像猛的崩散，变成了无数蓝白色的微粒，消失在雾里，雾似乎变得浓了，我的右手向前伸着，我拼命跑，想要抓住她。

剧痛，裹着刺骨的寒，穿透了我的右手。

一只快箭！射穿了我的手掌，鲜血飞溅，锋利的箭头，箭杆，钻过我的手背，赫然刺着鲜红。

没有声音，密集的脚步声，隐隐传来。

近了……

熊猫斥候，挣扎着站起来，拔出腰间的匕首，他的手在颤抖，恐惧大喊着“黑掌！！黑掌！！！”

四野苍苍风雨狂，不吃早饭饿的慌，

推开迷雾知后事，后事还须看下章。

第2章：三十步

兵书云：两军冲阵，五步决生死，十步见勇怯，二十步乃知胜败，三十步以定天下。

“神若！就你这么个生煎包，也配跟老夫论火候！信不信我一屉蒸死你！！”火锤怒道。

“火候！”小龙神帮腔道。

“你就踏马一伙夫的命！呸！跟我摆什么谱！休要拦我！”我怒道。

“火乌！呸！”小龙神帮腔道。

“呸！！神若！你个迷瞪！！老夫是救你！知道不知道！快滚！监门府早就接管了这里，正愁抓不着你！！”熊猫族人火锤怒道。

“迷瞪！”小龙神帮腔道，很开心。

“你别老搭话！”我不悦道。

“搭话！”小龙神抱着一个野果，啃着，吃着，满脸都是，惬意的紧，边吃边昂头笑着接话。

“你是不是有病！老夫让你滚你就滚！怎么不听劝！作死！要有个度！”火锤教训道。

“有个度！”小龙神喊道。

我炸了，怒道“我踏马就摘点野果，打打牙祭，怎么了！你管真宽，火锤老匹夫！你才有病！”我怒道。

“有病！”小龙神帮腔道，很是齐心。

“就你这个砸锅锤！他们逮住你！脑袋掉啦！！打个甚牙祭！快滚！”火锤怒道。

“逮你！掉啦！”小龙神帮腔道，很齐心，跟火锤一伙去了。

“我就不走，能怎地！”我怒道。

“你不走，很好！你死不死老夫不在乎，你死了最好，活着也是糟蹋粮食！你女人你这孩子可冤呐！知道不知道！蚩壶和那伙机器人点名要弄你，中行凿他们也要抓你去找封棺城！你整天个迷迷瞪瞪！！知不知道多凶险！为人父母，不为孩子考虑吗！”火锤怒道。

“少来唬我！我跟他们哪有大仇！他们能耐我何！！你也给我小心点！！再拦我，我给你放点血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放点血！”小龙神坐在地上，吃着，喊着，咯咯笑着。

“你别老搭话！坏我气场！”我教育道。

“气场！”小龙神喊道。

“神若！你蛋的气场，快滚！他们就在附近！正搜你，你撞刀口上！知不知道！刀口！熊猫族语老夫都白教你了！快滚快滚！”火锤怒道，上来推搡我，小龙神哈哈大笑，看的开心。

我大怒，一把薙住熊猫族人火锤，他一愣，要打我，我呸，格开，已经分出胜负，他不行，他不是我对手，他清楚这一点，我正待给他来一招磕裆膝，叫他瘫在此间三天三夜。

突然！远处破败的古庙里，忽！冒出一股青光，很扎眼。

“豁！真有妖法！快跑！他们马上就来，你死没关系，你孩子！！”熊猫族人火锤，急忙把腐蚀枪塞给我，推着，我一愣。

“机器人义军……真要杀我？”我急问道。

“还踏马迷糊！快滚！！！”火锤怒道。

我慌忙抱起小龙神，跑了。

……

……

青色的光，清晰的记忆。

剧痛再次打断了我，我咬牙忍着，直愣愣的箭杆，滴血，我的血，重构的身体，已经活了，神的恢复力，已经贯通，没想到，我又成了天离星人，回到原点，一切，却都已经变了。

白衣星际地主……

她的谎言，救了我，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她怎么可能恰好有一具天离星人的标本？怎么可能恰好在舰队封禁的电星人飞船上？怎么可能知道我是谁？

她也是舰队里的苦力，她的族人也是被舰队在宇宙劫持的。可是，我根本就没见过她和她的族人，很

奇怪，我见过大流星舰队上所有的外星人，唯独没见过她们，我和他们没过节，没恩情，我记不得，有没有救过他们的人，极有可能是没有的。

难道……她说的是真的？

我不是神，我是无若星人，只是有制造幻境记忆的能力，只是有修改别人记忆的能力，我只是无若星人无限更新的意识体……

我记不清太多事，破碎的片段，总是突然出现，突然消失，虚假和真实，无法分辨，我抓不住。

白衣星际地主，到底是谁？黑猎手们和猎神会，竟然相信了她，在诱杀无数来救我的人后，公开释放了我，并赔偿了三千四百六十二枚铜钱，那是来救我，被他们伏杀的人数，该死的猎神会，我必须干掉他们。

破碎的记忆，让我无法想起全貌，所有的事，都支离破碎。

寒气，透过剧痛点缀开来，让我更加清醒，我憋一口气，猛的拔下箭，带着果决，这是我的本能，刺客的本能，锋利的倒钩，我竟然忘了，鲜红奔涌，剧痛炸开，我把箭扔在地上，死死抓着右手。

我是一个刺客。

在大流星舰队暗杀星牧们，为什么，我完全记不起原因，巨蛇舰队是什么时候进入银河系的，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又登陆了哪些行星，登星法，似乎禁止星牧们踏上中途的星系，他们偷偷潜入了登星舰队，我和他们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我猛然记起，一个老星牧，被我击杀前，诅咒我，必将死在一个星牧手上。

星牧，拥有一万颗封地行星，星守，是一千颗，这是天应星人的官制，是应辰星牧的封号，蚩壶，竟然是应辰备核的分身，那么机器人义军，买通无序星人无显，横跨十万光年，从南银河太蛇星，救回了蚩壶，就说的通了，这里是北银河，太阳系，地球，这里是微龙王朝，神龙族人和十七恐龙族人的行星，巨蛇舰队正在抢夺地球，我记得我在神龙上微，这里怎么看都不像，不会这么冷……我试图把破碎的记忆连接起来。

星牧们，定然渴望亲自干掉我，他们不想和猎神会正面冲突，所以找到了那个白衣星际地主，哄骗了猎神会，可是那群黑猎手一个个狠毒精明，若无绝对可信的证据，他们不可能放了我，也不会赦免那个白衣星际地主。

我在钻心的剧痛里，想要思考，想要记起重要的事。冰冷从脚心直冲脑门，霜，枯草上都是寒霜，我光着脚，剧痛让我无法思考，寒冷让我清晰，我登时忘记了一切，回到现实，我忍着，对抗着钻心的疼。

噗！

匕首，扎进我的后背，熊猫斥候，撞到近前，勾住我的脖子，正在扎我。

“我踏马！！下黑手！！”我怒喊。

“奸细！！”斥候大喊着。

我忍着剧痛，抓住他的胳膊，挣扎，挣扎不开。

“甚么踏马奸细，我不是！我不是！放开我！”我喊着，猛的想起，要说熊猫族语，他才听得懂。

我拼命回想，我学的那几句熊猫族语，后悔没跟火锤多学几句，大喊着“不如酱肉！”

“什么！”熊猫族斥候怒道，匕首猛扎。

“麻德！别扎了！青菜豆腐不如酱肉！！”我喊道。

“好贼，死到临头还贪嘴！！”斥候怒道，我忍着剧痛和他厮打，他一把掐住我的右手，箭伤，让我登时炸了。

“我娘哎！疼煞我也！！”

我疼的蹦起，怒急转身，用膝盖，磕他下路，发一声怒喊，使出绝技，磕裆膝，一膝重击，他一紧，蜷缩下去，我一拳追杀，锤在他的头上，他一栽楞，我猛的看到那根筷子，还在他的背上，闪电般抓住，猛扎。

“啊！！！”

斥候惨叫，蹦不起，攥住匕首，再次猛扎我，我也猛扎，我拽着他，他揪着我，缠斗在一处，难解难分，我没优势，我的右手，有箭伤，左手扎不上劲，都怪我不是个左撇子，我预感到要输，登时恐惧。

“卑鄙无耻！”熊猫斥候喊道。

“火锤！我认得火锤！”我大喊着，他没反应定然不认得火锤。

也可能是我口音重，他没听明白，我当初只是胡乱学了几句，很仓促，毕竟我们和熊猫族的俘虏们，都忙着逃命，无该催我快跑，学毛线熊猫语，我很好奇，坚持跟火锤学了几句熊猫族语，蛇无该这个娘们，

只是败家，只是坑我，还好我没听她的，我又想起了她，总是能发现她的好。

匕首，迅猛钻进皮肉，刺断我突然的思绪，我急忙回想，熊猫族语。

“别扎了！不公平！我是筷子！熊猫语！古微城！妖法！火锤！刺客！火图！盈儿！听不听的懂！！踏马的，还扎！！”我喊着，用筷子猛扎，扎不过匕首。

“你认识火图！”斥候，陡然停了，急叫道。

我趁机，猛的用筷子扎他，也算锋利。

“别扎了，自己人！”斥候叫道，往后躲。

这句我不懂，熊猫族语，我不熟，不过他刚才喊火图，可能是听懂了，保险起见，我再扎一程，手下不停，猛的扎去。

斥候惨叫，挣扎后退，急忙跳开“别扎！火图！你认识火图?!！”

“火图，火图！”我忙重复，他也认得火图，不过我只是听火锤在找火图和盈儿，并不认识他们。

嗖！一道黑光！

在我右侧五六步外飞过，雾里来，飞进雾里。

“弩箭！”我大惊。

不足七十步，不管是谁，都很近了，弩的射程，我急忙回头看去，雾似乎变浓了，几十步外的枯树，若隐若现，大量浓雾，似淡淡的水流，缓缓流动，又好似云，微微变幻，雾渐渐变得浓密，可见度越来越低，脚步声越发清晰。

嗖嗖！两只黑色的弩箭飞过，迅猛无比，他们定然听到了这里的动静，嗖！一支箭从上方飞过，是弓箭。

“他们来了！黑熊族人，黑掌部队！快跑！”斥候不由分说，极速近前，背起我就跑。

我一愣。

卧呵！熊猫族人可以啊，见我光脚，满地蒺藜，背着我跑，好仁义啊！这个熊猫族人！可交！比火锤那个老匹夫强多了。刚才只是误会，也是难免，不扎不相识啊。

我心里感慨着，不由得淡定，这就是希望，一切，都在变好。

嗖！一只弩箭，钉住我的左臀。剧痛翻滚，直上脑门。

“我踏马！拿我当盾牌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混账！”我挣扎喊道。

嗖！嗖嗖！嗖嗖嗖！

密集的弩箭，追来，瞬间我就中了四五箭。

“放我下来！踏马的！”我左手攥紧筷子，猛扎熊猫斥候，他一手掐住我右手的箭伤。

“你踏马……”我险些疼晕过去，登时虚了。

嗖嗖嗖！

“啊！”熊猫斥候，猛的栽倒，他的小腿中了一箭，我跟着翻滚，背上的箭，二次深扎，疼的我蹦起，顾不得寒霜和蒺藜，向一侧跳开。

嗖嗖嗖！

追魂夺命的弩箭，作死的密集飞来，雾太大，根本不知道有多少。隐约的叫喊，从雾中传来，古怪的语言，带着兴奋，雾越来越浓，看不清。

我忍住剧痛，急忙往前奔逃，斥候，挣扎爬起，一瘸一拐，往前蹦，嗖嗖嗖！密集弩箭夹杂着弓箭，飞来，瞬间钉住了他，他闷声栽倒。

雾遮住了视线，我往前猛跑，脚下又冷又疼，麻德！蒺藜太多，扎的生疼，跑不起，必须搞双鞋，斥候活不了了，他的鞋，对对对。

我急忙折返，小心寻找，躲着箭，搜索着血迹，我的血，滴在枯草和白霜间，雾带来的湿润，渐渐化着霜，霜带着寒冷，似乎要冻住雾。越来越冷。

刺猬。

我一愣，斥候，只剩一口气，四周野地上都是箭，有的插在地上，有的倒在土路上，毕竟那里很硬，但更多的箭，在斥候身上，他正咬着牙死命爬，血痕拉出四五步，他不行了。

箭，似乎也停了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偶尔的呼喊，古怪的语言，我听不懂，不是熊猫族语，不是神龙族语，也不是恐龙族语，但声音透着兴奋，这种兴奋我听说过，一些黑猎手们，第一次在秘密监牢看见我的时候，就是这种兴奋，透着血腥。

我急忙近前，拽下他的鞋，穿在脚上，很破旧，鞋底有几个洞，但是顿时舒服多了。

有鞋，真好。

我起身跺着脚，鞋底的洞，有点透凉，我捉摸着，用些枯草垫住，不行，也扎脚。

“救我！”斥候，低声哀嚎道。手里死死攥着匕首。

“对呀，用布垫住，不是正好！”我猛然道。急忙近前，夺他的匕首，他费力的刺我，已经没力气了。我一脚踩住他的手腕，夺了过来。

吡啦！我破开他的外袍，撕下布来，忙脱下鞋，用布裹住脚，再次穿上，登时暖和。我忙又撕下一块布，割断，裹着另一只脚。

“你都死了，死人不用穿鞋，知道吧，叫你扎我！！”我训斥着。

“卑鄙无耻！！”斥候骂道，没有力度，吐着血。

“死到临头，还搞道德评判，我第一恨的就这种人！嘿嘿，你慢慢死，呀呵，舒服欸！”我穿着鞋，在他面前蹦几下，得意。

他的脸，压着枯草，暖化了白霜，嘴里吐出的血，凝结了，又吐出新的，温暖着，和呼出的白气，透着微弱，他已经发不出大声音，却还嘟囔着骂我。

“行啦，互相理解吧！物尽其用，对吧。我穿你的鞋逃出去，是你的荣耀啊，不怕告诉你，我是一个神。”我傲然道。

嗖！一只黑光。打穿了我的脖子。

剧痛，炸开，更炸的，是我的愤怒，天神的愤怒。

“你快……逃命，逃命……黑掌来了，逃……逃命去吧。就是死了，别……也别落在……落在，黑熊族人手里。”斥候指着方向，绝望的看着我，费力吐血道。

我暴怒，缓缓拔出箭，温热，奔涌。嘴里温热，我的血。

我咬紧牙，可以感知到全身的伤口正在快速恢复，匕首扎的伤口，应该已经愈合，斥候打我那一鞭子，伤口已然不疼。

不管黑掌不黑掌，逃走之前，我必须干掉放箭的人，我盯着远处，枯树已经隐藏在雾里，只剩一个淡淡的影子，我攥紧了匕首和筷子，杀气腾腾。

“你打不过他们，逃……逃命去！”斥候低声说着，有气无力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

我蹲下，瞪着他。

“你，你没事！脖子，竟然……”斥候睁大了眼看着我。

“我是神，今天你走运。”我盯着他，又看看他满身的弩箭，忙补充道“你没救了，我没带神药。有什么遗言，我帮你传话。”

“把这三两碎银子，交给火吉。”斥候费力的，从怀里拽出一个小钱袋。

我眼前放光，一把夺过来。

“你带钱啦！嘿嘿。我的了！记住我只传话，不传货。三两，虽是个小钱。这里我不熟还要找路，正是用钱时候。我纳了，你这算贡。”我解释道。

斥候双眼瞪得血红，恨不得爬起来咬死我。通过人的眼神，是可以看透其的内心的。

“可以！！留一两给我儿子，这是我搏命挣来的，情报，拿着情报……送去北方要塞，交给启沼，他会给你剩下的十八两。不管给不给十八两，只要一两，只要一两，给火吉……求你了。”斥候回光返照，憋一口气，急道。他的脸，从愤怒，变成悲愤，变成精明，变成绝望，变成哀求。人的脸，总是万变，这是我第二个恨得。

“十八两？北方要塞？远不远的。”我试着问道，这笔钱，的确诱人，我急需。

“你不是我熊猫族人，这里是三花岗，前边是青阳里，已经被攻陷，我在那里探到情报，黑掌部队没有攻打古微城，让启沼发兵夺回青阳里，救救……救救族人……”斥候死撑一口气，恨不得全都告诉我，他的声音微弱，已经到头了，手里死死捏着一个手指大小的铜扁匣，很是精致，我夺过来，倒也压手，融了铸造几个铜钱，可以的，我将扁铜匣和钱袋别在残破的臂章处，这身囚服，没兜，真的不方便。

“别废话，我不懂你这地形，你就告诉我，北方要塞远不远，十八两，稳妥不稳妥，若是我拿了十八两，这三两都给你儿子！你要死了，可别挖坑陷我，若是搞鬼，你儿子也休活命！”我急忙抓着他。

他怒瞪着我“稳妥！！你踏马不是好人！一两！给一两就好，其他的都归你，别害我孩子！他在火图客栈当伙计！阳辽城外，离这里两千里，北方要塞！！在三十里外，一天行程，你问路！”斥候挣最后一

口气，急道。

“好，我答应了。”

我傲然道，起身，看向雾里。

“我不信你！！你发誓！！”斥候死死抓着我的腿，吐血道，竟然还不死。

“哎呀，啰嗦，发誓不好的，别老发。”我不悦道。

“我要死了！我不信你！”斥候，最后的力气哭喊道。

“好吧。”我盯着他，刺猬……

“吾将如你所愿！”我严肃道，神的语言。

“你说什么……你骗我……”斥候哭道，大口吐血。

“哎呀！我如何骗你，我发了誓。你放心！”我用生硬的熊猫语，说道，不悦。

斥候瞪着我，不动了。

死不瞑目，看着怪疹得慌。

我俯身，手掌抹他的眼，麻德，闭不上。突然，他的手，闪电般死死掐住我的右手，我很淡定，右手的箭伤已经愈合，不会疼了。

“临死还咬我一口，你就是好人啦，啊?!踏马的，背后扎我！我已答应，有甚猜疑，当我是你这等狡诈的凡人啊！！”我训斥着，他死挺了，聆听不了，神的训导，他血红的双眼瞪着我，没有了光彩，倒也怪可怜。

最可恨，就是放箭的杂碎，我起身，攥着匕首，攥着筷子。等着，杀气从脚暴到头发，脚很暖。

“你安心上路，只要搞到十八两，就给火吉三两，我再多赏一两……我给你弄点陪葬品。也不免相识一场，你让我发财，我必有回报。”我淡然道，不忍再看他，往前走了五步。

一个黑影，从隐约的枯树旁跑来。

嗖！一道黑光，打中我的左肩，正是弩箭。

“打的好！”我怒声高喊着，熊猫族语。

强壮，第一眼感觉就是强壮，高我一头，浑身破旧，黑色的外袍破破烂烂，正猫着腰抱着弩，跑出来，他看到了我们，忙背起弩，却不急着杀来，满地找箭，拾进箭囊。

“呵！勤俭节约！你死了！！”我怒道。

他向我走来，足足高我一头半，一口宽刀，胡乱挂在腰间，白色的刃，沾着红色的血。

破破烂烂的，黑掌?他的外号吗，怎么看都不像军卒。大量脚步声响起，还有马，隐约从左侧雾里飞驰而过。

“死了一个，就一个，不够杀。”强壮的黑衣军卒，提着重刀，用生硬的熊猫族语抱怨着，显然，他的熊猫语，也学的很生硬，但我听懂了，他在藐视我，他到头了。

黑衣军卒怒叫一声，轮刀冲来，透着猛恶。二十步，我猛一甩手，匕首飞出，就像飞镖。

咕咚！

黑衣军卒栽倒在地，不动了。

麻德！打中了?不堪一击，我登时不大满意。

我往前走，枯树变得清晰，身后的斥候隐在雾里，一身的箭，却似乎看的清晰。

两个黑影晃动，兴奋的叫喊，从雾里跳出来，他们看着地上的军卒尸体，看着我，兴奋的冲杀来，三十步，一把长刀，一杆破矛，一左一右，抢着杀我。

我快走几步，来到破烂军卒尸体旁，弯腰捡他的宽刀，也不知道，趁不趁手，我思索着。

噗！

匕首扎进我的左肋，剧痛炸开，黑衣军卒半爬起，抱住我的双腿，锁死。就要冲起来，放倒我。

“麻德！装死！！”我怒道。

挣脱不开，蛮力抱紧我的腿，我死命站稳，掐住他的脖子，他没戴头盔，我攥紧筷子，青光淡淡，怒叫一声，

“来！！插根儿香吧！！！”

四野苍苍风雨狂，不吃早饭饿的慌，
推开迷雾知后事，后事还须看下章。

第3章：白衣星际地主

这可不是一根普通的筷子。

不仅可以扎透时间，还可以扎透最硬的脑壳，我有点惊讶，黑熊族人，更惊讶，他没戴头盔，想必他要后悔，不过，来不及了。

噗都没噗一声，就扎透了。

他扭曲的脸，带着震惊，带着不理解，还有点诧异，兴奋已经不见了，凶狠也没有了，沁着很仓促的恐惧，他的脸，我看的很清楚，登时震惊，我以为是个壮年，竟然很稚嫩，也就十五六岁的年纪，甚至更小，稚嫩，确实很稚嫩，他至少几个月没洗过脸了，不白净，破烂的衣服散着臭味和血腥，是一个老卒，却掩盖不住稚嫩，他很强壮，身形和偷袭，我没想到……

假如他真是个军卒，偷袭如此老道……看来，黑掌部队，定然不是什么好人。

我只在巨蛇舰队大内战中，见过幼卒，在无尽的战乱里，生存，死亡，可以让一切幼小，变得凶狠老辣，和年纪就很不相称。

他栽倒下去，我本能的抽出筷子。

青色的光，带着新鲜的红。

他是第一个，死在这根筷子上的人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也不知道，熊猫斥候的名字，死亡，让我变得异常清醒，而清醒让我变得异常麻木。我踢开他，弯腰夺过他手里的宽刀，不趁手，但可以用。

两个冲杀的黑熊族人，早已停下，戒备着，远远向我围过来，他们故意冲杀，吸引我的注意，配合刚才的偷袭，果然凶狠毒辣，我越发震怒，其中一个，白发黑衣，大喊着，古怪的黑熊族语，我完全听不懂，和熊猫语完全不同。

陆陆续续的身影，从雾里跑来，他们全都衣着破烂，年纪，老的老小的小，还有几个伤兵，但都很强壮，带着恣意和凶恶，他们腰间，大多挂着口袋，有些装的很满，有些是瘪的，他们在劫掠追杀熊猫族人，这里，真的是战场。

我四下望着，他们默契的远远围住了我，并不急着冲杀，似乎都在等着同伴先冲，他们极有可能是扈从军，我小心戒备着，左手抓着筷子，右手提着刀。

短暂的僵持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在寒冬的雾里，厮杀前的沉默，显得，很突兀。

突然，从雾里撞出一个高大军卒，黑铁塔一般，雄壮威武，一身通黑的盔甲，油亮，腰间挂一口长刀，捉一柄宽刃长剑，正提着一个大口袋。

我瞬间明白，为什么斥候喊黑掌，黑铁塔的黑色胸甲上，有一个巨大的黑色手掌图案，之所以看的清，是因为黑掌有一圈红色的宽边，让黑甲上的黑手掌图案格外清楚。

这是制式盔甲……

突然，另一个更加强壮的黑甲锐卒，抗着剑，从雾里走出来，竟然是个独眼龙，伤眼上透着恐怖的黑褐色血迹，更远的雾里，也有一个黑铁塔一般的锐卒走过，两个随从紧跟着，不时喊着，大量身影，急忙躲避，让路。

我盯着两个黑掌军卒，他们比扈从军卒高出一头，比我高出两三头，猛壮无比，两个黑铁塔，验证了我的猜想，一样的油亮黑甲，一样的黑掌图案，他们，才是黑掌。

独眼龙黑掌军卒，没有提口袋，却有三个随从，各自背着大箱笼。越来越多的，黑熊族人扈从军，从雾里跑过去，不时有马蹄声，人数不少，个个凶恶，偶尔夹杂兴奋的呼喊。

黑铁塔一般的独眼龙锐卒，望了我一眼，扛着剑走着，扈从军的人，纷纷恐惧的让路，慌忙躲开。

黑甲锐卒，扛着剑，从我右侧十几步外走过去，消失在雾里，他的三个随从也很强壮，衣服很旧，却并不破烂，正快步跟上去，箱笼似乎很重，他们背的很吃力，里边有金银的响声，其中一个望着我，带着好奇，似乎有一丝怜悯。

黑熊族人，再次包围了我，刺眼的白刃，透着死亡的恐怖，等着攻杀，黑铁塔一般的黑甲卒，立在一旁，饶有兴趣的看着，摆摆手，示意喽喽们开始，他把大口袋扔到地上，要看个热闹，金属的声音传来。

金子，银子，或许还有铜钱，定然都是金珠宝贝，远远比这些普通黑熊军卒的口袋值钱。我登时暗暗高兴，这笔钱，来到我面前，我不拿，说不过去了，也省的去甚么北方要塞，弄那仨瓜俩枣儿。

一个瘦弱的黑熊族人，慌忙跑过去，趴跪在地上，做凳子，黑掌锐卒，淡然的坐下，拄着宽刃长剑看戏。

猛然，强壮的白发老卒，捉一杆大矛，急窜，照我刺来，我抡刀迎住，当！宽刀砍到矛头上，长矛撇开，兜一个弧线，扎我下路。

“阴毒！”我惊，诧，惑，怒，骂道。

另一个中年黑熊军卒，提长剑已经冲到近前，袭杀，我急忙跳开，回身抡刀劈砍，当！登时震得虎口发麻，刀刃上崩出豁口。

中年黑熊军卒双手抓着剑柄，再次猛扫，我急忙劈挡。当！又一个豁口，他的剑也被砍出豁口，我震惊于他的力气，他不屑于我的格挡，我没优势。

其他人，并不着急攻上来，远远围着，看戏，黑掌锐卒，单手扶着剑柄，长剑扎在坚硬的土路上，透着寒光，刀刃上有不少豁口和血迹，他的另一只手，掐着坐下的瘦弱黑熊族人的脖梗，把玩，很是得意。

我越看，越不顺眼。

我环视他们，盯着两个随时攻杀的黑熊族人。

我不喜欢雾，特别是，不喜欢在雾天杀人。

做不喜欢的事，总是很不可心，但又必须要搞，我趁着怒气，轮刀冲杀，贴上去，长矛的优势尽丧，白发黑熊族人急退，看不出苍老，他想抽出短刀搏杀，我急忙加速刺砍，粘上去劈砸，不给他机会，身后的长剑，呛着我的脖梗扫过，我本能的低头，登时背上寒透。

“豁！真踏马险！”

我呵斥道，就是一扎，宽刀刺砍在长矛杆子上，毗个破口，魁梧的白发黑熊族人，登时一震，恐惧了。

他攥着矛杆子，双手猛砸，格开我的大宽刀，矛也扔了，拔出短刀，疯狂叫喊着，贴上来扎我。

“咋咋呼呼，我最烦这路人！老白毛！死便死了！叫唤个什么！”我努道，横刀一怼，砍住他的短刀，他的力度不小，像一堵山，我闪电般，一筷子扎他脖子，他脑瓜一缩，向后颤去，狡猾的像个泥鳅。

我扑上去连砍带戳，猛地回身，闷的一声，接住，长剑，砍在筷子上，竟然接的住，宽刀急忙一个回拨，长剑嗖就抽开，中年黑熊族人向右跳开，贼的紧，一剑戳来，几乎同时，白发的短刀直取我的后心，凌厉毒辣，没有多余的花哨，果然是大战里熬出来的两个贼军。

我登时大怒，轮刀劈砍，贴上去打，刀劈在雾里，并没有太大的声音，闷闷的鸣一声，劈砍空了，我猛的一跳，急回身，杀向中年长剑，他一犹豫……

哎呀一声惨叫……

我一个盲甩，刀光一兜，短刀缩了回去，白发黑熊族人的胳膊中了一刀，中年长剑黑熊族人已经跳开，我回身，再次向白发短刀冲杀，先干掉老的，再干掉中年，这叫先易后难，一步一稳，我咬住白发短刀，追死了刺砍，刚才那一刀盲甩，只可惜不是正中，只是刀头挂上一刀，效果不大，但白发黑熊族人恐惧了，我看的出来，恐惧，总是从眼睛开始。

中年长剑，愤怒大喊，冲来，我回身挡开，虚实刺砍，连续攻杀，急一个回身，逮住白发短刀的黑熊族人，急速攻杀，他已经招架不住了。

严格来讲，我原以为，几刀就可以搞定这两个，没想到，有点吃力，我觉得不妙，囚服太紧，天气太冷，氧气浓度不高，呼吸很吃力，我守住心神，跃起攻杀，三刀之内，必得手。

“纳命来吧！”我用熊猫族语喊道，想必他们应该能听懂。

当！我的宽刀，重劈，白发黑熊族人的短刀接住，急忙用另一只手推住，巨大的力道顶来，我单手有些压他不住，正要抽刀，豁口卡在一处，白发黑熊族人恐惧大喊。

一道风声，冲来，长剑已经到了。

我本能的用力蹬地，窜起来，扑上去，筷子冒出淡淡青光，就是现在，冒青光时候，连时间都可以扎透，任何东西都挡不住，我攥紧筷子，噗！

白发黑熊族人，瞪着眼，惊惧簇满老脸，他想不到，会死在一根筷子上，我借力一转，飞身落在他的背后，宽刀，早已扔了。

噗！

长剑，刺穿了白发黑熊族人，根本没有减速，也不避开，想必白发的惊恐要加一点愤怒，带血的长剑，扎透过来，我本能急闪，依然刮中腰部。

“够狠！”我怒喊道。

中年长剑黑熊族人，根本不在乎他的同伴，想要直接刺穿我们两个，我登时脊背发寒，这样狠毒的手段，很久，很久没见过过了。

这到底是在地球的哪里？

弩箭，中断了我的思考，长剑中年黑熊族人急退，已经晚了，两只弩箭，钉住了他的要害，我的背上瞬间中了七八箭，密集的弩箭，四射，黑铁塔一般的黑掌军卒，起身狂笑着。

我死死攥着筷子，扶着黑熊族人的尸体，他还来不及栽倒，电光火石的瞬间，一切都已经分明。

五步外的长剑中年黑熊族人，哀嚎着，哭喊着，古怪的黑熊族语透着恐惧，突然他发了疯似的大喊着冲来，我想躲，已经被箭雨钉住，长剑，透过白发黑熊族人，穿过了我。剑很长，很锋利，很重，真的很疼。

我吐着血，费力拔出筷子，中年黑熊族人大喊着，松开了长剑，他高举着双手，哭喊，几只箭，打中了他，一只，击中了脖子，他跪了下去，身子向后仰着，猛地栽倒。

我抓着白发黑熊族人的尸体，费力站着，尸体向我依来，我费力推着，筷子，没有了青光。

箭雨，已经停了。

我栽倒下去，白色的霜，真冷，大雾，有点润，我竟然同时感受到了寒冷和温润，两种不同的感觉。我死死盯着，白发黑熊族人的尸体砸在我身上，滚向一边，压住了我的胳膊，他的短刀，还死死攥在手里。

呼啦一声，黑熊族人围了上来。

我吐着血，再次震惊，他们，既没有补刀杀我，也没有救治同伴，而是拔刀互相呵斥，争抢两个黑熊族人的口袋，其中一个口袋在挣扎中撕开。

哗啦一声，蹦出几个珠子，几块碎银子，金钗，金锭子，一大把铜钱，三五块碎玉，散了一地，黑熊族人哄一声，扑到地上争夺。

我完了。

我以为我逃了出来，恐怕并没有，黑掌军卒和扈从的蝼蛄兵，有着和巨蛇族人一样的凶狠，或许是巨蛇星牧们的秘密武器，或许是某种半体机器人，或许是舰队在外星苦力中筛选的特殊力量，或许是新的地球智慧生命，但凶狠是一样的……

我不知道，但我感觉，很不好。

我吐着血，绝望的看着。寒冷透着我，只有脚很暖。

雾，越来越浓。

黑掌锐卒的喽喽兵们散了，消失在雾里，黑铁塔一般的锐卒，再次提起自己的口袋，定然有不少金银，我听得很清楚，他来到近前，盯着我，就像死神，俯视蝼蚁，他并不是知道我是一个神，也不知道我死不了，我挣扎，想要爬起来，背上的箭，很密集。

剧痛，炸开。

“饿了吧，吃点草吧。”黑掌锐卒恶狠狠道，用长剑戳起一小堆枯草，万我嘴边拨。生硬的熊猫族语，很生硬。

“我踏马必杀你！！！”我怒道，咳着血。

黑掌锐卒，踢着我，我挣扎不起来，冰冷的长剑，补进了我的后心，我瞪着双眼，他狂笑着，提起剑，走了，几步就消失在雾里。

瘦弱的黑熊族人，惊恐的看着四周和消失的黑掌锐卒，扑过来，搜刮，凶狠的打了我几拳，他是黑掌的凳子，竟然也是凶狠的，他发现了我胳膊上的残破臂章，旧钱袋和扁筒，他急忙抽出的刀，想要割断，青铜扁筒和三两碎银子掉下来，他急忙藏进怀里，臂章和绳子都很结实，他割不断，很快另一个瘦弱的蝼蛄兵过来搜刮，只有一条胳膊，他们打了起来，独臂蝼蛄竟然赢了，抢走了破旧的小钱袋，三两碎银子，青铜扁筒被仍在一边，瘦弱的黑熊族人，恐惧蜷缩着，捂着头，颤抖着。

许久他捡起破旧的青铜扁筒，藏进怀里，抓起破旧的刀，跑了。

雾越来越浓，寒霜托着我。

无数脚步从附近的雾里跑过，呼喊更加兴奋，急促，可能他们追上了熊猫族人，可能附近有另一座小城，也可能熊猫族人的援军到了，厮杀的声音，透过浓雾，隐约传来。我费力的想要爬起来，已经没有力气，剧痛锁住了我，要害，太多的要害中了箭，后心的一剑，恢复可能要很久，我动不了，哪也去不了。

突然，整齐的步伐，从不远处传来，我费力的扭头，看向雾里，枯树，不远处的枯树隐隐的。

吱扭声传来，可能是车，手推车，马车，我不清楚，但车轴很干涸，要上点油润一下了，吱扭声，很近。

突然，高高的杆子，从雾里隐隐出现，远远高过枯树，足有四五米高，摇晃着，上面模模糊糊的很多口袋。七八个黑熊族人，推着一架木车，巨大而木头车轮，碾压出浓雾，我费力的望着，登时一震。

高高的木杆子，就插在木车正中，碗口粗细，将近五米高，上面，是密密麻麻的首级，熊猫族人的……一排黑色的墙，推出雾里，无数黑铁塔一般的黑掌锐卒，陆陆续续走出来，数百个，甚至几千个，他们排着松散的阵型，纷纷停了下来，不少人用磨刀石，临时打磨着剑刃，几十个骑兵，从雾里穿过，黑色军阵的后方，吱吱扭扭的，无数木杆子晃动，每一个，都挂满了，首级。死亡，就像一块寒冰，瞬间压住了我。黑掌部队，来了。

剧痛让我昏迷，就在昏迷的一瞬间，我登时记起清晰的影像，巨蛇舰队里的影像……

“神若！别人认不出你！我可认得！！！”

可爱的白衣小女孩，装作大人的模样，严肃道，正坐在一个墩子上，她的侍女，正坐在一侧，绣一朵天离花，戴着个顶针，手法娴熟，针法老道，竟然没人觉得突兀。

无数重装机器人，巨蛇侍卫，猎手，黑猎手，远远盯着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我本能的问道，两个机器人打手，拖着我破碎的残躯，三个高高的座椅上，坐着三个人，三个黑猎手，正虎视眈眈，众人簇拥着他们，簇拥着权力，就有衣食，就有富贵，是需要紧密围绕的，黑猎手们，竟然也不例外，我有些是失望，我记得以前那些猎神会的精英们，是不屑于这些献媚的，而今他们也和普通巨蛇族人一样。

一个苍老的巨蛇族老者，坐在正中，看上去得有四百五十岁了，穿着供生铠甲，维持着，枯朽，已经没法看。

一个精壮的巨蛇族女人，带着杀气，颇为好看，假如不凶恶的话，定然很多人追求。

一个舰长装束的青年，意气风发，带着淡淡的拘谨和严肃，定然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审讯。

三个人，都是黑猎手，这是又一轮审讯，我迷糊的意识到，可能有一千次了，可能更多，恐怖的审讯，总是带着酷刑和拷打，我就快熬不住了。

“你不是神！！你是一个……无若星人！”白衣小女孩指着我，坚定道。

“你在……替他开脱，咳……咳咳，你也是，来救他的。”苍老的黑猎手咳嗽道，带着精明，盯着我和小女孩，没人能骗过他。

“尊贵的猎手，您是睿智的，我没有救他的理由，我只是来告诉猎神会一个事实，你们抓错了，真正的恶神，依然藏在舰队，他假装是神，没人能识破他，除了我，因为他是我祖先的奴仆，他是一个无若星人，是一个无限更新的意识体，他活的比舰队都长，总是可以欺骗所有人。”白衣小女孩严肃道。

“我是神，我没有骗任何人。”我吐血道。

“哼哼！你是死了的神。”凶恶的机器人斥责道，一拳打在我的额头上。

剧痛撕裂了我，我不清楚是在浓雾里，还是在星际战舰上，记忆，破碎的记忆，总是清晰的出现，没头没尾，全是碎片。

“我是一个，白衣星际地主，我们从不撒谎，也不需要撒谎，尊贵的黑猎手阁下，请允许我告诉您，所有的真相……”

四野苍苍风雨狂，不吃早饭饿的慌，
推开迷雾知后事，后事还须看下章。

第4章：胜算

诗曰：

秋风不与春同路，落叶黄花不胜新。

人间多少苍茫事，一盏闲茶到古今。

太平之时，人就闲在，

是不知道乱世里的残酷的，也不懂的珍惜时光，我现在，只想，多喘一口气，是一口气，多活一秒，是一秒。

背上扎满了箭，像个刺猬，和那个熊猫斥候差不多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偷筷子，也不跑了，死在蛇无该手里，最起码，没这么惨，她是能给我收尸的。

沉闷的鼓声，
透过大雾，隐隐传来。

我猛然记得，熊猫族人火锤说过，进兵擂鼓，退兵鸣金，难道……熊猫族的援军到了么，莫非我还能有救么，我死命抬头，大雾里渐渐看不清了。

不远处的那堵黑墙，停了。

黑掌部队，停了下来，

看来，熊猫族的援军真的到了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把大雾吹散了些许，白色的冷雾就像水流一般，翻涌，流动，枯树和后方的黑掌战阵，陡然清晰，我脊背，发寒，透过无数箭杆子，恐惧，严严实实的包裹了我。越来越多，

黑铁塔一般的黑掌锐卒，正在缓缓排成军阵，黑压压一大片，延伸进大雾里，雾都映衬黑了。数十个干练精瘦的黑熊族传令兵，骑着马穿梭，控制阵型，不过这些黑铁塔一般的强壮锐卒们，根本不服管束，不少人抡起大剑，呼喊着冲杀起来，消失在雾里，格外兴奋，越来越多的传令骑兵，挥舞着长矛，穿梭，高喊着军令，斥责黑掌锐卒们，马鞭隔空抽打，阻止他们冲出军阵。

一声暴喝，

长剑一道寒光，凶恶的黑甲锐卒，猛地劈砍，迅猛抽拉长剑，一个黑熊传令骑兵，连人带马，被劈开，马鞭连同手臂，飞入雾里，鲜红四溅，来不及哀嚎，高大的黑色战马，横栽到地，后腿还在蹬踢，不愿意接受这一剑，来不及嘶叫，就冷了。

一阵哄笑，

从军阵里传来，黑掌锐卒们，个个躁动，大喊着，黑熊族语，透着凶狠和古怪，黑熊族骑兵们，个个恐惧只敢叫喊，不敢再挥舞马鞭和长矛。他们拽紧战马，呼喊，让锐卒保持军阵。

悠扬深远的号角声传来，黑掌锐卒们个个鼓噪起来，挥舞着大剑，叫唤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我更加恐惧，大军还在后边，他们只是先锋，战场，这里真的是战场。我完了，我想哭。

鼓声，

近了，沉闷的喊叫声，渐渐连成了一片，是喊杀声，人数不少，但愿真的是熊猫族援军，我还有机会活过来，我忍着剧痛，仔细听着，熊猫族语，带着方言的调子，看来，这里并不是火锤的故乡。

青阳里，

我猛地想起，斥候说黑掌部队攻占了青阳里，我记得神龙上微出现的熊猫族人城市，名叫青竹里，很接近。斥候听说过火图和火盈儿，但似乎不认识火锤，黑掌锐卒的呐喊，打断了我临死前的思绪。

我竟然还能想那么多，也是作死。

我想要往前爬一爬，躲一躲，这个地段，就是阵前二三十步，大阵一冲，踩都能踩死我，我必须躲一躲，还好大雾遮住了，不然早就有黑掌锐卒过来砍杀我了，我费力往前爬，往雾里钻，疼得爬不动，黑熊族人的尸体已经硬了，压着我的胳膊，我猛吸一口气，冰凉，憋闷，急忙费力推着，挣脱出来，往前爬，能离熊猫族人近一点，存活机率就大一点。

踏马的，得活着啊。

寒霜，枯草，冰冷的荒路，还有踏马的蒺藜，一爬一手蒺藜，疼到心窝里。我费力爬，我必须活下来。

呐喊声，从雾里穿过来。

哭喊和哀嚎，陡然突破浓雾，几十个黑熊喽喽兵，正在逃窜，好几个捂着伤口，逃窜，头破血流，一瘸一拐，不是剑伤，我略微有些不太理解。

接着三四个黑熊族人，抬着一个黑甲锐卒，奔逃过来，那个黑甲锐卒捂着脖子，鲜红刺眼，正是刚才扎我一剑的那个混账，没想到他也要死，脖子上竟然没有箭，一股子浓烈的药香味，夹杂腥味，沁着冷，他死瞪着我，看到了我，我费力抬起头，强挤出一个微笑，蔑视他。他的胳膊猛地指着我，挣扎，要杀我，三四个随从顾不上杀我，抬着他，往远处军阵里飞奔，其中一个大喊着，似乎在叫军医。

我转头去细望他们，哇一声，一只靴子踩了我的手，巨痛杀来，我几近昏死，独眼黑掌锐卒，一栽愣，差点摔倒，他也在逃命，他的剑也没了，三个随从也没了，那些箱笼和里边的金珠宝贝，也没了，他只剩恐惧，一只眼的恐惧。

他站稳，猛地一脚，踢在我的肋上，疼得我一激灵，独眼锐卒，叫骂着，弯腰，从我的背上拽出一只箭，猛地扎在我的大腿上，慌忙跑了。

“我踏马！！给我等着！”我暴怒嘶喊。

呼啦一声，人潮汹涌，扑出雾里，喊杀声震天，无数身影，窜过浓雾，几个黑影，慌急跳开，躲开我，扑向黑掌军阵，远处的黑墙，齐刷刷的高举起长剑，登时白刃如林，都是血气，黑掌锐卒们，齐声怒吼，

但被无数熊猫族人的喊杀声，淹没。

气势很足，但似乎有点不对劲。

我仔细看去，登时觉得，不妙他爷爷，太不妙。

这是一伙农民啊。

锄头，木棒，木杈，铁叉，镰刀，铁锹，榔头，瓦勺，顶门杠，扁担，烧火棍，菜刀，钩子，木剑，木棍，瓦刀，耒耜，锅铲，铁锤，铡刀，鞭子，水桶，木杆子，花棒，铁镖，斧子，凿子，大锯，钩杆子，铁链，绳锤，竟然还有人抄着白幡，粗麻服，倒是几口破旧朴刀，几把剑，混在人群中，不济事儿，这些武器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简直就是农具展览会，这踏马能砍赢吗，人再多，也没用，我登时凉了半截。

他们，锅盖做盾牌，簸箕做盔甲，

破筛子切开罩住脑袋，做盔，挡得住什么箭！各种破噗嗤烂布条，草鞋，布鞋，甚至光着脚，竟然有个人套个柳条筐，举着两根短木棒冲杀。

气势是有的，个个红了眼。

当当当！鸣金之声传来，这是撤退的信号，似乎没什么鸟用。

其中几十个试图阻止人群，扯着嗓子大喊……

“撤退！别冲阵！！”

“麻德！快撤退！黑掌战阵！！黑掌！”

“骑兵！不好！！号角！还有骑兵骑兵！撤！撤！快踏马撤！让他们撤回来！别送死！”

“完啦完啦完啦！别冲，别冲！回来！都回来！！”

“拦不住！回去！撤！军令！军令！收兵！收兵！”

一片混乱，大雾里，一杆破旧旗子飞过，远处似乎还有几个旗帜，根本看不清。喊杀声，压住了一切。

……

我仔细看去，那几十个人，不大简单，他们衣着破烂，但有些精壮，似乎是兵，又不像是兵，破破烂烂和农民一样，但身形矫健，他们正试图阻止潮水般冲杀的人群，站的位置很老道，可惜只有他们几十个，人太少，挡不住潮水般的人群。

我越看越凉，

熊猫族人，已经乱了，根本没有阵型，就是一伙人愣头瞎冲，我另外半截登时也凉了。

这有个鸡毛胜算！我害怕到了极点，看来今天非得死在黑掌们手上，突然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举着锄头，大喊着从我身边跑过，我一把拽住他的裤腿，他吓得一蹦，轮起来一锄头，正砸我后背，锄头一砸，箭杆子一拨，登时疼得我又活了过来。

“真真真！真！！疼煞我也！我踏马你瞎啊！救我！”我忍着剧痛，喊道，声音不是很大，疼得我发虚，喊不出声。

“窝喝！老弟你谁呀！”白胡子老头忙弯腰盯着我看，视力也不大行，怕是个老花眼。

“救我一救！老哥，我熊猫族人！”我急忙呻吟道。

“麻德！几十根杆子扎满了！还能活吗！！你是谁家的啊！！”白胡子叫道。

“哥！能活！能活，快救我，麻德！咱们是自己人！”我急忙用熊猫族语哭喊道，声音也不大，喊杀声太大。

“贤弟，你不是此间人，口音有点怪啊，说！是不是黑掌的奸细！”白胡子用锄头怼着我的脑瓜门，登时警觉道。

“我踏马……老哥哥，救我一救，我是，我是外地的，快救我啊！”我哭道。

“你活不了了啊，老弟，这一背的箭，唉！跟火吉他爹须万一样，死吧，死了，就算好了，不受罪。活着，比死了难！”白胡子罗里吧嗦的说着，有泪，要哭，但没哭出来了。

他的皱纹，和白发辉映，看上去得有八十了，一张老脸，似乎个把月没洗了，衣着单薄，冻的皱纹发红，干枯的手，抓着破旧的锄头，锄头锈迹斑斑，杆子都裂了。

“火吉他爹？！我认得！是朋友！！”我急道“斥候，我也是斥候，刺探黑掌！”

“你真认得须万？他死的惨啊，你们一起的？也被箭……救不活啊，他不是斥候，须万就一个向导，挣几个钱，我不让他去，非去……有个斥候，他的朋友我见过，不是你，你在骗我！”白胡子忙道。

“老哥哥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一个神，你给我背出去，救我一命，我报答你，替你报仇，杀谁都可以，杀多少都行！！救我一救。”我哭道，这是唯一的稻草。

“贤弟啊，你这是吓傻了，唉，杀来杀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哇。老弟，你没救了，以老夫多年行医的经验，唉……”白胡子抹着泪，摇头道。

“踏马的，老东西，救我一救！！”我嘶喊着，他扶着锄头，弯腰，费力拉起我，我扶着他，他打晃，已经枯朽，我苦苦支撑起来，吐着血，揪着他，费力往前走，无数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的农民，挥舞着各种农具，从雾里冲杀出来，冲过我们，向着远处的黑掌军阵冲去。

“别冲，撤退！快撤！黑掌锐卒！骑兵，撤呀！撤呀！！”一个壮年，挥舞着木棒，阻挡人群，就像大河浪潮里的一枚枯叶，没个鸟用。

“喊他们撤，你们武器不行！”我忍着剧痛，对白胡子说道。

“撤也是死，冲……也是死，不跑了，就是今天……”白胡子看着人群绝望道。

我费力的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他们，一股冷风，吹来。

大雾快速流动，前方黑压压的黑掌锐卒军阵，就像一道道高大的黑墙，前面几排，昂着刺眼的白刃，正在勃发，潮水般的熊猫族人，竟然不怕死，冲杀上去。

咔！一声！

长剑，劈断扁担，溅射鲜红……

扁担的铁钩子，打在黑掌锐卒的臂甲上，弹开，掉落，黑掌锐卒一脚踩住，长剑，猛地一扎，透着狠毒，透着果断，透着老辣……

黑掌战阵，第一排冷白色的巨刃，陡然极速劈砍下来，登时一道血墙炸起，我和白胡子，吓得一哆嗦，我的手，抖个不停。

高昂的巨大剑刃，拥堵着往前劈砍，绝望和恐惧瞬间炸开，哀嚎哭喊登时窜起，喊杀声依然充斥，无数潮水般的农民，大喊着冲上去。

黑铁塔一般的黑掌锐卒们，兴奋撞开，挥舞长剑，劈砍冲杀，无数黑掌锐卒，窜出来，乱了阵型，他们个个孔武有力，恐怖嗜杀，都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好手，鲜血，点燃了他们，就像一个个死神。

无数高高的木杆子，吱扭着，往前移，上面绑挂着大大小小的，脑袋……

熊猫族人，

登时一怔，怒火窜起，哭喊叫骂着冲杀，他们不可能后退，他们要拼命。

几十个精壮干练的人，远远看着大雾里的黑掌军阵和木架车，其中为首的中年人，喊道“罢！罢！罢！兄弟们！就是今日，为青阳里报仇！杀！杀啊！！！”高举着剑，越过无数农民，向着黑压压的黑熊军阵狂奔冲去。

他的手下们，不在阻挡人群个个怒骂，血贯双瞳，红了眼，叫喊着冲杀，愤怒，让潮水般的熊猫族人，掀起巨浪，极速拍向黑墙。

“老弟，你拿着，往前跑，逃命去吧，你不是这里的人，不要搭上性命。逃命去吧，逃命去吧……”白胡子，把锄头塞给我，让我拄着逃命，他拔出腰间的短刀，似乎是一把医刀，想必有着妙手回春的手艺，他颤巍巍的往前冲去，汇入浪潮中，冲进大雾里。

我急速思考，

胜算，没有！胜算，真没有！！

熊猫族人，有人数优势，这是唯一的优势，如果冲杀黑熊喽喽兵，还有一丝胜算，那些黑掌锐卒的军阵，就算是舰队机器人冲杀也要费些力气，他们，必死无疑。

雾，涌流着，

再次遮掩了远方，我不是此间人，他们都是，熟悉地形，大雾对他们有利，我极速思索着，他们的胜算，微乎其微，根本没有，我要逃命，必须逃走。

号角声，

似乎近了，悠扬，古怪，连续吹响，骑兵，假如黑熊族人还有骑兵，他们必死无疑，他们必死无疑。

我咬牙忍着剧痛，不敢再回头看，拼命往前挪，我要逃出这里，这不是战场，这是案板，熊猫族人，必死无疑，我为他们伤心，我拼命往前挪，无数农民，从我身边冲过，竟然没有一个后退的。

黑掌锐卒，已经冲杀起来，再也没有阵型，也根本不需要阵型，熊猫族人没有军阵，不是兵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剑和血的年代，一把剑，可以砍出富贵，一排剑，可以砍出一个朝代，可惜，拿剑的人，不是熊猫族人。

案板，这里是案板，根本不是战场，熊猫族人是鱼肉，黑熊族人是刀俎，改变不了结局，怕不怕死，

都没用，我必须逃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不能死在案板上。

两三个黑掌锐卒，冲砍过来，我拼命往前挪，几个农民拿着木杈，挡上去，其中一个年轻冲着我喊“你快跑！怎么这么多箭！！”

我急忙往前死挪，我忍着剧痛，我的身体正在恢复，但要拔掉箭，我顾不上，也没人帮忙，只能先跑。黑掌锐卒已经砍断了木杈，年轻，闷一声，低叫，我不敢回头看，慌忙逃命。

大雾，分不清方向，我迎着熊猫族人前进，聪明，那里，就是方向，他们相反的地方，就是方向，我的本能，是聪明的。

无数衣着破烂的农民，依然高喊着冲杀，冲向死神的剑下，送到死神的嘴里。我为他们伤心。

砰！！

一道火光闪过，浓烈的药味，散着白烟，从雾里散出来。

砰！

又是一道火光，高大的黑掌锐卒，应声倒下，想爬起来，一把锄头，砸开了他的铁盔，他抽搐几下不动了。

火铳！

熊猫族人，有火铳！胜算，这是胜算。

我登时震惊，以我现在的重伤和速度，很难逃出去，只有熊猫族人赢了，我才能活，火铳，火铳，这是机会，可能是唯一的机会，或许可以，我盯着手里的筷子，淡淡的青光，我必须冒险，我必须赌一把，这是我唯一活命的机会。

我转身，跟着人群往黑色军阵冲，顾不得背上的剧痛，我死命往前蹦哒，拄着破旧的锄头，无数尸体，无数鲜红，无数人在尸体间哭喊，挣扎，无数长剑，鲜红在雾里。

我费力往前冲，熊猫族人竟然冲开了阵脚，无数尸体压住了寒霜，突然，我看到几步外，枯树下，白胡子跪着，抱着树，一动不动。

我挣扎着，一瘸一拐的跳过去，想要拉起他，他陡然栽倒。

他的脸，已经不见了.....

.....

.....

四野苍苍风雨狂，不吃早饭饿的慌，
推开迷雾知后事，后事还须看下章。

第5章：光

他的脸，已经不见了.....

我大怒，

一个老东西，不该死在战场，不能这么死了，愤怒让我忘记了剧痛，我盯着老者。

突然，一个黑掌锐卒，放倒一个木杈，望我走里，长剑滴着血，正叫唤着，要放倒看见的所有人，我正是下一个。

我的杀意暴起，攥紧了筷子。

刺耳的号角，穿破大雾，一匹快马，在枯树右侧飞过，长剑劈砍，登时劈开一条血道。

踏马的！骑兵！到了！！

黑熊骑兵到了！恐怖的死神再次聚集，他们和黑掌锐卒争抢，黑掌锐卒们甚至砍向骑兵，强壮的骑兵，并不是那些瘦弱的传令兵，他们抡起长刀，登时放倒几个黑掌锐卒，传令兵们急忙大喊阻止，却不敢近前，厮杀，争抢，他们都知道，只要自己看见的，都是自己的，任何人挡在前面，都得死，这是宇宙间，最古老的真理，抢掠，永远胜过辛苦劳作。

黑熊骑兵和黑掌锐卒，几乎一瞬间，就打垮了熊猫族人的冲杀，鲜血，融化了白霜，又被冻住。尸体铺满地，惨叫扎着耳朵。

我愤怒大喊着，博取一线生机，用生硬的熊猫族语嘶喊“都闭上眼！！闭眼！！闭上眼！！”

“你踏马有病吧！快撤！跑啊！愣什么！”一个壮实的农民，提着锄头，冲过来，推开我，让我逃跑，

又急忙拽起伏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半大孩子，踢打着，让他也跑……

熊猫族人，开始溃败，他们再也冲不上去了，四下乱跑，完全是瞎跑，厚厚的黑掌锐卒军阵，无数扈从军，极速的骑兵们，潮水般，掩杀过来。

那个半大孩子吓坏了，直直往雾里跑，农夫只是喊，不敢追上去救他，他的大脸冻的发红，一双眼，机灵乱转，尽是恐惧。

突然，

一骑快马，打雾里飞出，高大的黑衣软甲骑兵，就像一座黑色的山，剑光透着寒气，寒气，划过了那个逃命的孩子，农夫扯着嗓子大骂，叫喊着跑上去，猛地一躲，抡起锄头，一锄头砸在战马脑袋上，咔的闷响，骑兵栽下马来，战马翘起挣扎，栽倒。

骑兵缓缓站起，并不着急，缓缓几步，抡起长剑，看准，劈砍过来。

“快躲开！”我喊道，农夫急忙戳出锄头，已经晚了。

剑光，来不及一闪，砰！！

一声巨响，在我一侧炸开，火铳，喷出火光，黑熊骑兵，惊讶的跪倒下去，铁丸，打穿了他的脖子，长剑扎着地，死撑住。

年轻的火铳手，急忙装药，有点慌。

黑熊骑兵，低沉怒吼，喷着鲜红，起身，抡起长剑，就要冲杀过来，我急忙攥紧筷子。

咔的一声，锄头，砸碎了他的背甲，农夫大叫着一撞，撞倒了骑兵，发疯似的猛锄，另一个老农，用扁担，砸开他的腕甲，抢过他的剑，狠狠扎住了他，黑熊骑兵的脸，登时一昂，勃发起来，扭曲，震惊，鲜艳的红，他想不到，竟然死在锄头和自己的剑下。

无数骑兵，潮水般涌杀，黑掌锐卒们就像巨浪，横扫一切，他们，似乎冲散了大雾，大雾剧烈的涌流，时而浓密，时而轻浅，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晰，案板开始了宰杀。

远方，无数木架车上，高高的木杆子，正在缓缓推来，我看的清清楚楚，没有了愤怒，也没有了恐惧，杀戮，正在我内心深处，涌动，我克制着愤怒，攥紧筷子，用熊猫族语，大喊“闭眼！闭眼！！！”

我死死闭着双眼，攥紧筷子，猛的一扎，大雾里的空气，似乎变成了有形的，筷子泛着青光，扎在了时间壁上，大量裂痕沿着筷子向四周裂开，就像微弱的闪电光链。

“麻德！这什么玩意！你到底是谁！”强壮的农夫，震惊喊道。

“火须万，是我的朋友，火吉他爹，须万，是朋友！”我喊道“闭眼！！快！”

农夫有些犹豫，粗糙的莽汉，脑袋不灵光，但也实诚，他急忙大喊着“都闭眼！都闭上眼！闭眼！”不多时，陆续的呼喊传开，他们，也看到了四周空气和雾里的闪光裂痕。

我用尽力气，死死攥紧筷子，死命的扎，裂痕越来越大，更大的闪光裂痕在四周出现，极速伸开，裂进雾里，裂向方圆五十里，众人顿时震惊，几乎忘记了厮杀。

“无该！无该！！无该！白光弹！”我死命大喊着，用巨蛇族语。

“什么意思，你是古微城的！你会妖法！麻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！我弄死你！”农夫大怒，抢过老农手里的骑兵大剑，向我冲来，就扎。

“别扎！别扎！”我急忙睁眼喊道，我动不了，一动，裂痕就没了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

“妖术！去死！”农夫大喊，撞来，另一个老农抄起扁担，喊着冲来。

我登时气炸，两个蠢东西，要对我下黑手，蠢到家了。

噗！

长剑，扎透了，我瞪大了眼，扁担敲在我的头上，登时疼透。我死死举着手，攥紧筷子，扎在时间里，不敢动。

“神若！你去死！！！”蛇无该的叫骂，扎透了时间，扎进我的耳朵，扎进我的心里，但不如混账农夫这一剑扎的疼。

我是愤怒的，吐血道“我踏马救你们啊，懂不懂！闭眼，闭眼，如何扎我一剑！”

农夫不做声，还在死命的扎，突然栽倒，尸体绊倒了他，就在他头栽下去的瞬间，运气是贼好。

剧烈的白光，透过无数时间的裂隙，炸开来，哀嚎惨叫，陡然响遍雾里，我的眼前，登时一片白。

老农扔了扁担，捂着眼，栽倒，只剩哀叫，他的眼，瞎了，谁也治不好，余生要学着适应黑暗了。

我的眼！！再次瞎了，就在白的一瞬间，我似乎看到，机灵的火铳手，竟然捂住了眼睛。

一阵猛过一阵的白光，耀瞎一切眼睛，穿透大雾，天地只剩白光，我已经没必要闭眼了，我是一个神，

总会恢复，只是时间长些，可能三个时辰，或者更久，这次比刚才那次要猛烈。

我死死攥着筷子，拄着锄头，死挺着，一把长剑，扎透了我，背上的箭，像个刺猬，恐怕形象是毁了，神的仪态，要端正，这是神环无数次强调的，我打心底有些担忧。

她经常注意到，我不爱换洗衣服，还好有大祸精成祸垫底，还好我自称艰苦朴素，但神环每次强调神的仪态时，总是远远盯着我，我很担心，神界的纠察郎官多次围堵我，要不是我溜得快，一定会成为典型，成为仪态纠察批判的主要对象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

我看着耀眼的白光，熟悉，无数次舰队驱散，击杀外星苦力和巨蛇底层时候，最喜欢的武器就是白光弹，舰队高层们，相信，纯洁的光，白色的光，可以净化那些造反的脑子，让一切恢复平静，只是他们从来都听不到那些哭喊。

就像这些哭喊，熊猫族人，来不及闭眼的，很多，他们瞎了，是恢复不了的，就像那些舰队里的外星苦力，巨蛇囚徒，甚至很多机器人都无法恢复视力。

黑掌锐卒们的哭喊，带着惊恐，他们也瞎了，无法恢复，很快他们就会倒下，黑熊骑兵和战马，瞎了，栽倒的时候，很多人爬不起来，战马惊了，四下冲奔，踩踏，无数扈从军卒，哀嚎着乱跑，不少人被战马踢死。

他们或许不会想到，死在马蹄下，熊猫族人，黑掌锐卒，黑熊骑兵，扈从军卒，很多人死在瞎眼狂奔的马蹄下，我仔细听着，验证了这一点，我的听力，是极好的，拜蛇无该所赐，她用磁环枪袭击我，我没死，她吓到了，收敛了许多。

黑掌锐卒们，最先从恐惧里恢复，他们呼喊着，聚拢起来，挥舞长剑，杀开血路，不少黑掌锐卒，死在他们的剑下。骑兵们和扈从军卒，四下乱跑，只想逃命。

只有几百人，几百个熊猫族人，及时闭上了眼，他们从震惊里恢复过来，纷纷捡起黑熊族人的刀剑，掩杀过去。

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手，也攥不住筷子了，我死撑着，蛇无该，正在哭骂着我，我突然原谅了她，突然很想听到她的声音，胳膊也没有了知觉，恐怕只剩骨骼，我惊异于天离星人的骨骼，那个古老的银河系文明，有着强大的身体。

一切，陡然结束了，就像陡然开始，白光消失了，四周闪光的裂痕，也消失了。

我攥着筷子，矗立着，就像巨神。

许久，农夫窜起来，恐惧的看着我，忙近前一把扶住我，喊道“妖法！你的胳膊，只剩白骨！你救了我们！怎么弄的！怎么弄的！”

喊杀声再次充斥，胜算有了，几百人，足够了，这里是案板，只不过，拿剑的人，换成了熊猫族人，我突然发现，黑掌锐卒和黑熊骑兵们临死前的哭喊，跟熊猫族人，没什么不同，或许，我不该卷入他们的战争，我不该赌，假如无该不恨我，不放白光弹，我的脑袋，或许会和熊猫族人的，一并挂上木杆子。

我赌赢了，蛇无该恨我，我很伤心。

我木然的，拔出长剑，扔在一旁，眼前都是白，这个混账农夫不扎我一剑，我是闭着眼的，白光弹不会正照住我的眼，先前那一照，我多少有些防备，这一照，毫无防备，还是连续照射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剩白。

“把箭，全给我拔了！”我低声道忍着疼，忍着怒。

“拔下来，会不会死！扎满了，跟火吉他爹一样，唉，老弟，你真是他朋友？”农夫急问道。

“少废话，拔！不然我用白光照瞎你。”我怒道。

“妖术！正厉害！你不说闭眼就没事吗，我可以看见啊，就是有点白，刚才一摔，刚好闭眼。”老农啰嗦道，恐惧让他慌的不行。

“我踏马！别啰嗦给我拔下来！”我怒道。

“好吧，你忍着，死了别怪我！”农夫犹豫道，大雾里，熊猫族人对黑掌锐卒的追杀已经开始。

“老弟，你不是此间人啊，听口音，有点远啊，你也不太像我熊猫族人，颜值低了些个。”农夫犹豫道，不敢拔。一旁的老农躺在地上，捂着眼哀嚎，无数同样的哀嚎，透过大雾，响彻这里。

“你哗哗够了没有！拔下来！死了不怪你。”我怒道。

“不行不行，我干不了这个，老太爷可以，他是大夫，我三叔。对了我叫火当。你可以叫我当哥。”老农忙道。

“你三叔？白胡子那个吗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对啊，没见他啊，他最精，肯定溜了……”火当四下寻着，不敢拔箭，要趁机溜走，雾很大，似乎又变得浓了，我隐约感到雾，润着脸，我抓住火当，让他拔箭。

“让我堂叔拔，我不懂，我去抓他来！”火当急道。

“他脑袋掉了！拿个小刀冲！一把年纪！老匹夫！找死！踏马的！”我怒骂道。

“啊？！”火当不吱声了，变得异常沉默。

“拔！”我怒道，眼前一片白。此时我的眼，应该变成了红色，冒红光，的确是吓人的，我见过太多，照射强度越大，眼睛越红，眼睛越红，瞎的越彻底。

“你忍着……”火当近前扶紧我，嘱托道。

远处，火铳手，扶起老农，轻伤安慰着，竟然是个女孩，我刚才完全没注意，女火铳手，倒也少见。

“老弟！就这么生拔吗！你抗得住吗！拔一半，死了怎么办！”火当急道，先撇清责任。

“快！不怪你！”我忍道。

呵！剧痛！第一只箭被拔了下来，疼透。

我以为我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直到拔下最后一支箭，让看到的人，无不打心里彻底佩服，就像神晃一样，那小子是真猛，眼都不带眨一下，我怎么也不能比他差，突然间我记起了神晃。

可怜，神晃，最后竟然死在万箭之下，另一个神的箭，全都是因为我，我很自责，是我不听女师的劝告，是我看不见众神的裂痕，我是一个盲目高估自己的，神。

正在得到验证。

我疼得蹦起来，疼得嗷嗷叫，农民火当，在大雾的战场里，在尸体和哀嚎间，死追着我，我看不见路，跑不过他，他薅住我，踢打，死命的拔，直到拔掉最后一支箭。

我趴在地上，疼的挺了，全身板直僵硬，农民火当以为我死了，哭嚎起来，喊着是我让他拔箭，虽然不忘推卸责任，倒也算伤心，不白救他们一场。

“火当叔，哭啥哩”女熊猫族人，抱着火铳，问道，声音柔，底气竟然很足，恐怕颜值也不会太低，我眼前都是白的，疼挺着动不了，但我的思考，我的判断，我的审美，是八九不离十的，我很好奇，女火铳手，长什么样。

“这个老弟啊，用妖法救了咱们，咱得感谢他，对不对，他非要我拔箭，我不拔，他非要我拔，拔下来几十根啊，疼死了！”火当急忙道。火铳手凑近了查看，摸着我的后脑勺。我心里明白，疼的僵住了，想动，动不了。

哇一声！火当大嚎起来“老弟啊！你是活活疼死地啊！老哥我不该听你地啊！你算死我手上啦，临时还坑我一把！不地道哇！我也是听你的鬼话，死在我手上了，可怎么办！五元，你要作证，真不是我杀的他！是他自己非要我拔箭，三叔也死了，我冤枉！须万就是被箭射死的，你也看到了，拔不拔都要死，真不赖我！五元，救我！给我作证啊！”老农火当哭嚎道。

“三爷死了？！”女孩震惊道。

“他看见了，告诉我的。他会妖法，弄那白光，救了我们。”火当忙道，嚎不出眼泪，尽是干嚎。

“他叫你拔的？”女孩摸着我的后脑勺，又用火铳捅了捅我的胳膊，僵硬。

噗一声，她竟然笑了，我登时厌恶。

“可不是吗，你须万叔，就是被乱箭射死的，拔不拔都得死啊。你看到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好心，他非要我拔，可不怪我啊。”火当哭道。

“闭眼，是你最先喊的？白光怎么弄出来的？”女孩问道，有审讯的意思。

“都是他搞的，跟我无关，我弄不了白光。”火当哭道，没有眼泪。

“知道，不怪你，他会妖法？古微城的？太微氏？”女孩追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啊，都是他弄的。我绊倒了，不然我也瞎了。呜，就一股子白光，我都没敢爬起来。对了！对了！五元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是个娘们儿，喊他，似乎是什么若，那个娘们儿在骂他，后来就白了，全是光，我就说他不是好东西，死便死了，还赖我手上，你可帮我啊，真不怪我，都怪他。”火当哭诉着，推卸的干净。

“白光……真是他弄的？”女孩不信道。

“就他啊，咱村里的，谁能弄这好光。就是他。要不我挖个坑，把他埋了，你和老鼓就当没看见。”火当忙道。

“甚没看见！人家救了咱，死在你手上，要好好安葬！小当！你又犯浑！！”老农捂着眼呵斥道。

“先别急，当叔，鼓爷，他能弄光，那他就死不了，这是装死呢。趁我们不注意，他好趁着大雾逃走。古微城的混账都这样，都不是好人。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不动？后脑勺是温的，绝对是装死。”女孩抱着火铳分析道。

“死挺了啊，邦邦硬，真不赖我。死透了！”火当急道。

“我打他一铳，怎么样？”女孩问道，上药，上弹丸。

“唉，五元，不要胡来！不能这么对待恩人的尸体！！”老鼓忙阻止。

“唉唉唉，不好吧，嗯.....这样！五元，你打他背，不差这一窟窿，最好打在箭洞洞里，是不是装死，就知道了。”火当急忙道。

“当叔，你黑我啊，我打背上，都算我头上，我打他胳膊，好认。箭可是你拔的。你全责。”女孩精明道。

“甚么我全责！他让我拔的！！我冤。花五元，我平时对你们姐弟不差吧，可不能害你当叔！”火当急道。

“他死了，这叫死无对证，都是你！我打一铳，救他一救，不包好啊。就是试试！当叔，死了算你的，活了算我的。”花五元笑道。

“欸！你两个别胡来！不可，不可！”老鼓急忙阻止，看不见，也挡不住。

我心里急，全身板直，死僵死僵的，一动不能动，也说不出话来，心里火急。

砰！！！！

一道火光，胳膊，透红。

“咦？！！咋没反应？”女火铳手花五元好奇道。

“要不，再打一下试试。”火当撺掇道，推开老鼓。

砰！

砰！！

砰！

“呀！！！！”我怒喊，终于出了声，疼飞了我“别踏马打了！我疼的僵了，混账，我要弄死你们！！！”我憋一口大气，怒炸，喊道，终于挺过来了。我攥着筷子，乱扎，扎不到人，我费力想爬起来。

咣！

火当一脚踹翻我，我死命挣扎，忍着剧痛，挣扎起，又是一脚踢我下路，我登时虚在白霜里，这是个冰冷的世界，真踏马无情。

“老弟，你吓死我了！还想坑我！我必须踢你这一脚，以后可不许这样了！！”火当喊道。

“我救了你，你活过来了！”花五元急忙道。

“哎呀，好好好，恩人活了！就好，就好。”老鼓在一旁摸索着，喊道。

嗖一声，女孩和火当跑了，扎进雾里不见了。

“我踏马的，给我等着！我要弄死你们！”我哀嚎大喊着，疼的哇哇叫。

.....

.....

.....

大火，烧着枯草，烧化了白霜，烧透了大地，高高的木架车被拆了，扔进火里，大火烧过的地面，白霜化了，地冻也化了，几十个大方坑，简易的墓穴，费了很大力气，挖出来，黑掌锐卒，黑熊骑兵，那些侍从和喽喽们，一具具尸体，没有了活气，冰冷的堆了一层又一层，他们的长剑，长刀，盔甲，口袋，凡是值钱的物件，都被取下来，大部分金银，本来就是熊猫族人的，已经物归原主。

一颗颗，整齐放好，和熊猫族人的尸体，一起掩埋，不少人痛哭着，撕心裂肺。

木驾车，本来，是要留一个，拉我。

几个主事的老者，觉得不妥，也不吉利，就没留，熊猫族人，聚拢起来，带上刀剑盔甲，搀扶着，背起包裹和口袋，撤退，长长的队伍消失在雾里，火当，脸肿了，背着我，女孩花五元，只是挨了几句骂，在一旁服侍。

火当不时哎呀，喊疼，不是叨咕着，怪我害他。

他们跑了，

老鼓把我救了众人的消息，告诉了大家，熊猫族人们，对我很恭敬，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

我再三追查，强烈要求，让他们交出火当和花五元，严惩，他们知道藏不住，只好捉出来招认。

一人五十军棍，我亲自数的，偷工减料，糊弄我，又加三十军棍。

我很满意。

女孩叫做花五元，是个火銃手，她弟叫做花二角，是个小火銃手，火銃手一向金贵，号称刑不加身，今天破了例。

几个老东西，明白事理，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，我就是神，恰巧我真的是神，我妥了，最起码他们不敢亏待我，等我伤好了，眼睛也好了，我得敲点金银出来，一路上，尽是金银的响声，少不了，我登时高兴。

花五元不承认是我救了他们，说是不知名的女人救了大家，并且那个女人和我有过节。

我登时大怒，五元拉火当作证，火当刚刚挨了打，又挨了耳光，只是不做声。

几个老东西，一商量，最后承认了，管我叫恩公，尽管很多熊猫族人背着我嘟嘟囔囔，但，他们承认了。

我现在，想打谁就打谁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只要不打死就可以了，伤了，残了，都在我。

我本意，是打死火当和花五元，一并埋了，无奈花二角太会哭，一帮老农民，又是求情又是恭维我，搞得我不好太小气，我忍了。

火当哎呀叫唤着背着我，走没几步，叫疼叫累“五元，换换你当叔，你也背一段啊。你也有责任，刚才都没打你，全打得我。”

“什么！”我怒道“花五元没挨军棍吗！！”

“啊？不不打了打了。”火当急忙翻供。

“当叔，药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讲，信不信太爷打死你！”花五元威胁道。

我登时不悦，训斥花五元，她哼一声，他弟也哼一声，很是嚣张。

“五元，换换手，我歇歇，你多少背一程，对吧。”火当说着，就要放下我。

“才走几步，你又要换手。唉，给我背起来！”我怒道。

“哎呀，救命恩人啊，刚才棍子打的实诚，我这是半条命背着你，我疼啊，真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了，快，五元，换换手。”火当急忙道。

“路长，五元，你换换，小背一段吧。”老鼓说道，花二角一听，不扶着他了。

“二角，哪去了！来来来，扶着你鼓爷，你鼓爷看不见路。”老鼓忙道。

“老东西，你自己走吧！”花二角怒道。

“怎么跟鼓爷爷说话呢！你客气点啊！收敛一些！”一旁的女人忙近前，搀扶老鼓，说着二角，二角哼一声，一万个不服。

众人竟然拿她们姐弟没办法，似乎还宠着她们。

“我不。”花五元喊着疼，果断拒绝，我登时不悦。

“二角，换换你当叔。你没挨打。”火当忙道。

“当叔，我太小啦，真的背不动，刚才试过啊，就摔了一跤，再背还摔，把恩公摔死了，他们得打死你。”花二角抱怨道。

噗嗤，花五元惹着疼，笑出声。

不说我差点忘了，刚才换花二角背我，他故意摔一跤，把我磕在地上，还趁机踩我一脚，十分恶劣。

“当叔，我弟可以背，摔一摔这个假恩公。”花五元嘲弄道。

我登时炸了“花五元，你背着我走！”怒火，我的眼前一片白。

“恩公，男女有别，我要是个男的，你要是个女的，背你一辈子都行。可惜啊，我是女孩子，你是个男的，那几个老东西被你骗了，真正的恩公在骂你，你是不是欠她钱，还是欠她情！我怎么能背你呢，你又不是好人，我单薄，背你不得哟。”花五元挑衅道。

“你背不背！”我怒道，炸上炸。

花五元死活不背，咬死了男女有别。

我大怒“踏马的，拿火銃打我时候，怎么男女没有别！说！！怎么男女没有别！！”

噗嗤！

火当和老鼓，竟然也笑出声。

哎呀一声，火当突然倒了，把我摔在一旁，剑伤，背伤，胳膊伤，登时疼透。

花二角咯咯笑着“当叔，你看着点路。”

“你绊我！二角，太坏了！”火当叫道，趁机坐在地上不动了。

没人来扶我，我眼前都是白。

我炸透了，喊道“把几个老东西叫来！今天非打死花五元不可！火当，花二角，也打死，都给我打死！！！！”
四野苍苍风雨狂，不吃早饭饿的慌，
推开迷雾知后事，后事还须看下章。

第6章：两个小钱儿

“你叫啥名啊？脾气挺大啊。我看谁敢打五元！”

一个农民叫嚷道，不少人跟着喊叫，气势很足，我坐在地上，看不见，登时大怒“我叫神若！我是一个神！我是你们的恩公！你们这群混账，我救了你们！！懂不懂！”

“大家不要动手，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”老鼓忙阻止道。

“对对！”火当敷衍道，坐在一旁歇着，尽是懒。

“哼，妖法，什么神？我看是弄邪术的妖人！”花五元冷哼道。

“五元，你死了知道吗！今天！”我怒道，拿筷子指着她的方位。

“你是没病找病，有病找死！敢威胁我姐，你信不信！”花二角叫唤道。

“慢着！正式认识一下，我是二角他姐五元。”花五元嚣张道。

“我是五元她弟，二角，不管是谁！别惹五元，当心她一火铳崩了你。”花二角威胁道。

“呀呀！呸！二角，你也死了！”我怒道。

“别欺负二角，当心她姐一铳崩了你。”花五元冷笑道。

“两个混账，就你们这俩小钱儿，欺负到神的头上了！火当！！给我揍她们。”我呵斥道。

“哎呀！老弟，不能啊，这俩小祖宗，在村里横着走的，惹不起呦。她们是火铳手，知道吧。你忍忍。除了老村长，谁也治不住她们！”火当忙道，推的干净。

“老村长！搁哪呢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唉！我那老哥哥，战死在青阳里，亏了五元她们，十几支火铳，撕开重围，救我们出来。恩公，你让着她们点吧，她们还是孩子，要打，还是打火当！”老鼓忙道。

“哎！老东西！你也坑我！”火当窜起来，怒道。

“忍忍！都忍忍！逃命要紧，黑掌还会追来！”老鼓劝解着。

“我不能忍，我现在就打死她俩！”我挣扎要起身。

花五元一脚踹住我，花二角死死按住我肩膀。

一边一个火铳，怼着我的太阳穴，铳管子，还发烫。

“恩公！信不信送走你！！”花二角威胁道。

“假恩公！信不信送走你！！”花五元威胁道。

“欸，怎么光说，不动手！”火当戳火道。

“别别别，五元，他是你须万叔的朋友，又是恩公，别怠慢了他，你须万叔死的可惨，他现在是生是死不好说，我没见过扎一身箭还能活的，恩公可能随时会死，你可别下手啊，到时候算你们头上。别听你当叔撺掇，他拔的箭，也是他拿剑扎的，我可都看见了。虽然我不说，你们心里有个数。”老鼓忙道。

两个小钱儿，一听，急忙松了手，拽起火当，去到一旁，三个人扎一堆，登时讨论起来，正在预判我还能挺多久，花二角，竟然跑过来，比着我的身高，丈量棺材。竟然说话带着恭敬客气，就像我已经死了。

我气的，七窍生烟，火撞脑门。

剧痛让我冷静。

我急忙躺在地上，哀嚎叫疼，不少熊猫族人围拢过来，不知道如何施救。我趁机道“别看了！叫管事的来！.....我要留遗言。”

花五元三人登时紧张，生怕我死了赖他们头上，三个人急忙窃窃私语，讨论如何推卸责任，特别是花五元，极为精明，远不是蠢笨的火当，愣头二角可比，她正出主意，说是黑熊族人用毒箭毒死的我，就算验毒，也没工具。

有些人，天生长了个欠揍的脑袋。

花五元，就是这样的，我震怒。

“把几个老东西叫来！我要留遗言！我不行了！！！！来人，把几个主事的老东西给我叫来，去去！快去！！”我喊道。

几个熊猫族人见不对劲，慌忙去叫主事的。

“哎呀，老弟，你竟整事儿，真的要死？！你是看我们五元好看，就想占便宜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。又要装死！”火当咩咩道。

“我不是好人？！！我不是好人？！！我救了你们的狗命！不是我！你们都死在黑掌们的大剑下，是也不是！！是也不是！！”我拿着筷子，指着众人，呵斥道。

“呀，恩公你这是怎么了，这么大脾气呢！”一个妇女说道，没好气。

“是个鸡毛！就踏马显着你了！那个女人救了我们，她在骂你，你是我们恩公的敌人！！再说了！白雾透光，这是自然现象，你赶巧了。好心夸你几句，真当自己是颗菜啦。”花五元挑衅叫嚣道。

我气得语塞，一时间，找不到语言骂她，我的熊猫族语，确实不太流利。

“怎么，理亏了！说！那个女的是谁！我们的真恩公，是谁！是不是你用妖法害了她！！说！！！”花五元趁机威胁道。

众人议论纷纷，大部分是不信的，花五元有些紧张，花二角不做声，心里也是虚的，火当很害怕，生怕我真的死了。

“呀！呀呀呀！踏马的，我怒了，真的，五元，刚才在那几个老东西面前，你们！可不是这个态度！！！”我呵斥道。

“恩公，你眼睛看的见不？”花五元急忙机灵道。

“看得见！”我怒道。

“通红通红的，妖法很强劲。你帮我看看，这是个金元宝呢，还是个银元宝？”花五元诱导着。

我一愣，金元宝？我的最爱啊，难道说她们知道理亏，要直接补偿我，我压住怒火，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过了，打死，真的不至于，毕竟她们还小“那我要摸一摸，是金是银，我仔细辨来！”我急忙道，生怕花五元改主意。

“姐，这是我一年的俸禄。就这一个元宝啦！我不给。”花二角拒绝道。

“你要找打了！拿来！！”花五元抢了过来，急忙塞到我手里。

众人纷纷讨论，说我贪钱，必定不是好人，火当眼红道“老弟，是不是分我点，我可是带伤背着你。”

我急忙细细的摸着，凑到眼前，一片白，我闻了闻，若是金的，就软，一咬一个牙印，银的也软，算了不管金元宝，银元宝，都是对我的补偿。我死死攥着筷子，另一只手死死攥着小元宝，手感有了，怒火消了少许。

“火当啊！你背着我，是你的福气，要什么钱！不要只认钱！情义知道吗！！”我教训道。

“恩公，你真看不见啊。”花五元忙道。

“半个时辰，会好的，我就看的见，我是神。”我急忙道，生怕有变，攥紧元宝，如果好的快，都要三四个时辰。

“半个时辰？真的吗？”花五元问道。

“对！”我冷冷道。

“可惜了，你没见过我，我很漂亮的。”花五元笑道。

哼！我冷哼一声“就你这熊样的，能有甚好颜值，漂亮到哪里去！！”

“哈哈！说得对。”花二角趁机道，为自己的小元宝报仇。

啪！一巴掌打在二角的脑袋上，二角忍了，平时定然是没少打骂。

“你没见过我，对不对，恩公！”花五元，不悦的追问。

“哼！看你！脏了我的眼！”我怒道。

咣！一拳打在我的后脑勺上，我一个眩晕，栽趴。

“二角，揍他！”花五元大喊一声，花二角，一拳打我脸上，接着抢走金元宝。

两个小钱儿，噼里啪啦，怼着我脑袋打，打的我都懵了，看不见，吃大亏。

“唉唉！两个小崽子，别胡搞啊。”火当怒道。

花五元和花二角如狼似虎，根本不听，围观的熊猫族人也不管，只有老鼓，在一旁喊着，他看不见，根本无能为力，我试图挣扎，一个是眼前一片白，一个是重伤在身，一个是火当竟然窜过来抱住我，悄悄

配合他们，我炸了。

我被打了，我救了熊猫族人，却被欺负了。

我震怒。

……

……

三个时辰后，我重见大雾，很浓，五步之外不见人，一处野地，枯草，白霜，大雾，我隐约看的模糊，我拄着一个木叉，攥紧筷子，十几个老东西跪在我面前，大少数已经瞎了。他们是主事的。

我大声呵斥着，用筷子指着这群老东西，还有他们身后远处跪倒一片的熊猫族人。

“花五元，花二角打的我，火当使鬼，也是一伙的，我就说！宰了他们一并埋了！！你们不同意，现在怎么说！啊！！一群老东西！没规矩！就这么对待我？！就这么对待恩人！黑啊！还有没有点光明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恩公啊，火当打死……是可以的，五元，二角，姐弟都是火铳手，有天分，培养一个出来，最少七年，并且他们已经不是村里人，要打杀他们，也要通知火铳大总管，不是一两天能有结果的，况且现在打仗，少不得她们姐弟。咱再商量商量，恩公，你不是那种不通人情事理的人啊。恩公息怒。”为首的老瞎子堆笑道，他的眼前也一片白，是永久的，倒也，怪可怜。

一群讨饶哀嚎，哭喊恩公之声，我强压怒火。

“你们起来吧，我要的是态度，当着你们的面，这三个狗东西，一个个都乖巧，一转身，就围殴我。可怎么弄！！你们若是我，早打死他们八百回了，换位思考吧，几位老哥哥！给我个说法，给个结果，让我过得去。把这三个混账！打死埋了，都给我简单点。我眼睛好了，我来打铳，比他们准！！”我严肃道。

“唉，好吧。既然这是您的要求，不算过分，您救了我们，让我们报了仇，打死他们三个不算过分。”瞎眼老者无奈道。

“老祖，你信他的鬼，他是古微城的。指不定是什么阴谋，黑掌跑了一大半，他们还会来追杀我们，他怎么会在那里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！他和黑掌是什么关系！万一是个间细，他逮机会跑了，都在我们头上。”花五元撺掇道。

“闭嘴！无知的东西！这是恩人！你平日里为非作歹也就罢了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！军阵你看不到吗，真以为有几支火铳，就能行啊！”另一个瞎眼老者呵斥道。

“太爷，你骂我！”花五元生气道。

“多少人死了，脑袋，唉……人家救了我们的命……你让着恩公点！”老者明显舍不得训斥花五元。我看苗头不对，怒道“好啊，一个二个的，跟我唱双簧啊！行！”

“哎呀恩公啊，真不是，打，往死里打，一百军棍，两百，打到你满意，你眼睛，真好了？能看见？”另一个老者急忙问道。

“废话！看的真真的！！我是神！全恢复了！”我怒道，眼前模糊，看不清人，都是影儿。

“啧啧啧！真好本事！世间罕见，便是古微城里的术士，也是拔尖的。”白袍子老者忙赞叹道。

“溜须拍马！我不吃这套！”我怒道。

“欸，恩公的本事，一人大破黑掌锐卒，世间罕有，真神人也！”另一个老婆婆急忙赞道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开始夸我。

我心里很舒畅，但怒火让我清醒。

“是啊是啊，好本事，还年轻，玉树临风的，五元这是仰慕了，少女的心，是反着来的。不会是五元动心了吧，故意招惹恩公。”一个中年，精明道。

“呦！美女爱英雄！”黑袍老者忙道。

“我就说嘛，好好的，怎么围殴恩公呢，原来是这回事。”另一个老婆婆忙道。

几个老东西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连夸带拍，连吹带唬，又扯什么花五元喜欢我，说的我一愣一愣的。

“姐！你是这意思！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声，还坑我金元宝！！太过分了！”花二角抱怨道。

“哼！没那意思。”花五元跪的挺直，傲然道，长的颜值似乎颇高，比好看还要好看几分，模糊里我看着她，隐约间，发现她的眼睛极为灵动，她弟弟也是好样貌，眼神锐利，看来真的是火铳好手，眼睛好，打的便是准的。

火当，我没细看，现在细细看来，阵阵模糊里，看的准了，是个农民，一脸沧桑半脸愁，也算半个老实巴交。就是让花五元姐弟给带坏了。

“这样吧，还是打，二百军棍，不要再给我偷工减料。饶她们一命，这个让步，已经是极限了！”我安排道。

“哎呀，不打了吧。不要和小孩子计较嘛，何况还仰慕你，对不对，她们是打了你。”白发老者和稀泥道“不打不相识，过了吧。”

“呵！你个老东西！真轻巧啊！过什么过，过不了！打死！”我登时怒火燎原。

“他不是我们的恩公！他来路不明，火当叔可以作证，要重新审问！”花五元怒道。

“还说不是！！怎么不是我救的你们！！！”我怒道，用木叉砸着地面。

“恩公啊，咱这村里多少代人，才出这么两个火銃手，打的可准了，是破格提拔，她们姐弟不容易，村里祖上有德，您高抬贵手，就放了她们吧，五元快认错，别跟恩公唱对台，你也收敛些个！”黑衣老者劝阻道。

“甚么踏马五元二角！！这俩小钱儿，必须给我弄死！！”我呵斥道“两个小崽子，对我下黑手！！！”

“你是须万的朋友？”黄袍瞎眼老者，突然问道。

“对。”我不悦道。

“他们说没见过你啊。恩公，须万非要给斥候们带路，当向导，贪个小钱，丢了性命，引的黑掌追杀，攻陷了青阳里。”黄袍老者说着带着愤恨。

“飞竹贵，如何这样说话，须万死了，再多不是，也不能再提了！！”白袍老者花不便忙道。

“是啊，贵老弟，老了，要有老了的样子，药可以乱吃，话！能乱说吗。”黑袍老者花不宜忙道。

一旁的火列，火费，火挠，飞熊掩，飞竹子纪，竹开桥，竹开道，飞猫颖，飞猫达，火胄等一众老者纷纷小声议论。

“黑掌本来就要攻打青阳里！他们打不进古微城，必然转头打北方要塞，青阳里和野溪村首当其冲。怎么能怪须万和斥候们！要不是他们送来急报，我们早死了。城门都关不上，如何死守十二天！如何等到五元来救！！须万，斥候救了我们！恩公是他们的朋友，也救了我们，不要再怀疑！！整天个疑神疑鬼！关键时候！全废了！”另一个瞎眼的黑袍老者训斥道。

“老铜，你就咋呼！恩公救了我们，但是还要细节确信，火当说了，还有一个女人，救了我们，并非恩公自己。要不要问清楚呢，我看是要的！！！”花不宜教训道。

“你是偏袒五元，早晚宠坏了这对姐弟，宠是害啊！知道不知道！害了她们！”奂山铜训斥道。

“行啦都别吵了，我看问清楚好些，免得再有人怀疑恩公！”老婆婆飞猫颖忙道。

“怎么，你们还要作死！若是确信我救了你们！就把花五元，花二角打死！问吧！快问吧！火当你如实说！！不要再隐藏半句！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很好啊，据老实的当叔讲，当时他听到有女人的声音。”花五元兴奋道，起身审讯。

“五元呐！你别据，我没说过！别搞事了，好不好，大家都歇歇，我吃不得打了。再打真死了！”火当急道。

“火当，告诉她，该是啥就是啥！”我怒道。

“是！有个娘们儿在骂他，很凶。”火当无奈道。

“听见了吧，是他娘们儿救了我们，根本就不是他！”花二角叫唤道。

“是不是呢！神若阁下。”花五元挑衅道。

“算是吧。”我脸色铁青。

“害，原来是你婆娘救了我们，那和你关系不大。都起来吧。”苍老的花不宜起身道，众人纷纷起身围着听。

“咋滴，有矛盾了啊。恩公。对女人，要呵护，你性格不好，我们五元这么漂亮，你就嚷嚷着打死打死，你对你女人好不到哪里去。我没说错吧。”老太婆飞猫颖，掐住重点，追着审问，兼打听细节。

“你们这几个老腌笋，这是作死，这是我的私事！”我怒道。

“呀！威胁我等！你踏马一外地的，几颗脑袋，说这话！！”火费，捋着白胡子，怒道，他的眼睛也看不见了。

“大家各退一步，和气些才好啊。人家私事，不好问的。”苍老的火列劝解道。

“说，是不是你女人，我看不是！所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！根本就不是你救的我们！”花五元喊道。

“她.....她.....”我一时间，不知道如何辩解，严格来讲，我和她已经分手，更严格讲，我和她不算搞对象。

“你亏着心呐！那根本就不是你女人，我先前就看出来了，你是我们恩公的敌人！”花五元见我犹豫，趁机喊道，众人纷纷有些信了。

我一看苗头不对，急速思索，忍着怒火，急忙道“算了，我不计较了，但你们三个！必须给我道歉。态度，态度！要有态度！”

“啊呀！老弟啊，我背了你一路，这里边没我事啊，别老带上我！好不好。”火当急忙道。

“你女人救的我们，你要个鸡毛态度！”花五元呵斥道。

“呵，说话怎么这么冲！扎耳朵，怪不得恩公发火。你两个小崽子，没大没小。虽然是火銃手，确实很优秀啊，两百多年吧，真不错。”白发老者呵斥道，就变了夸赞。

“哪里，小三百年了，村里上一个火銃手是后屯的火准，也是百发百中。不消三年，五元就能超过火准！真不错！！”飞猫达夸赞道。

“这俩娃娃，给村里长脸，好样的。”另一个老者夸道。

花五元姐弟，昂着头，得意到了极点，接受赞美。

我登时炸了。

“是我女人！就相当于我救的你们！！”我怒道。

“就等你这句话呢！！”花五元精明道“你和她，已经分手了，翻了脸，你坑了她，她才会骂你！！是也不是！说！对不对！”花五元趁热打铁，呵斥道。

我脸色铁青，再加铁青，许久，低声道“的确，的.....的确，分，分了。”

“害！恩公，你不该骗我们啊！你毕竟是我们恩公的前男友，我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！”飞猫颖趁机道，众人纷纷点头，许诺我是安全的，并且许诺不搞道德批判。

我压住所有怒火，严肃道“我救了你们！你们应该看到了那些裂痕！！”

“是有啊，先有裂痕，后有强光。你女人怎么做到的？”另一个老者忙问道，他的眼睛竟然是好的。

我举起筷子，严肃道“我用这根筷子，扎透了时间，蛇无该，在无数时间之外，释放了白光！！是我救了你们！！！”

众人一愣，接着哄笑起来。熊猫族人们纷纷散了，不再有人喊我恩公。

花五元大笑，用火銃顶着我的额头，冷冷道“看在你是我们恩公前男友的份上，我留你一命，不过你要是再想讹诈我弟的金子，我就一銃崩了你。拿根筷子救了我们，你糊弄鬼呐！！！”

我盯着众人，看着花五元，大怒，正要大骂。

“你女人之所以骂你！是还爱着你，对吧？”花五元精明道，收起火銃，得意的走了，她弟跟着她忙跑了。

我愣在原地。

熊猫战纪 2，月王的宫殿

熊猫战纪 3，全球战争

www.andwi.com www.heweishuyuan.com